

李漁秋

丹青

李漁秋先生遺像



上海青島路中圖書館出版震亞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參版

李涵秋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江都貢少芹孫

上海震亞圖書局編輯所

上海震亞圖書局印刷所

上海震亞圖書總發行所

上海震亞圖書公司

上海震亞圖書公司

上海震亞圖書公司

上海震亞圖書公司

版權有印究必翻所

書中小影詩
文書畫印章
等件均有專
權他人不准
翻印或模仿

編撰述者者
版權所有者
發行印刷者
總發行所分

杭州京都沙都成長南南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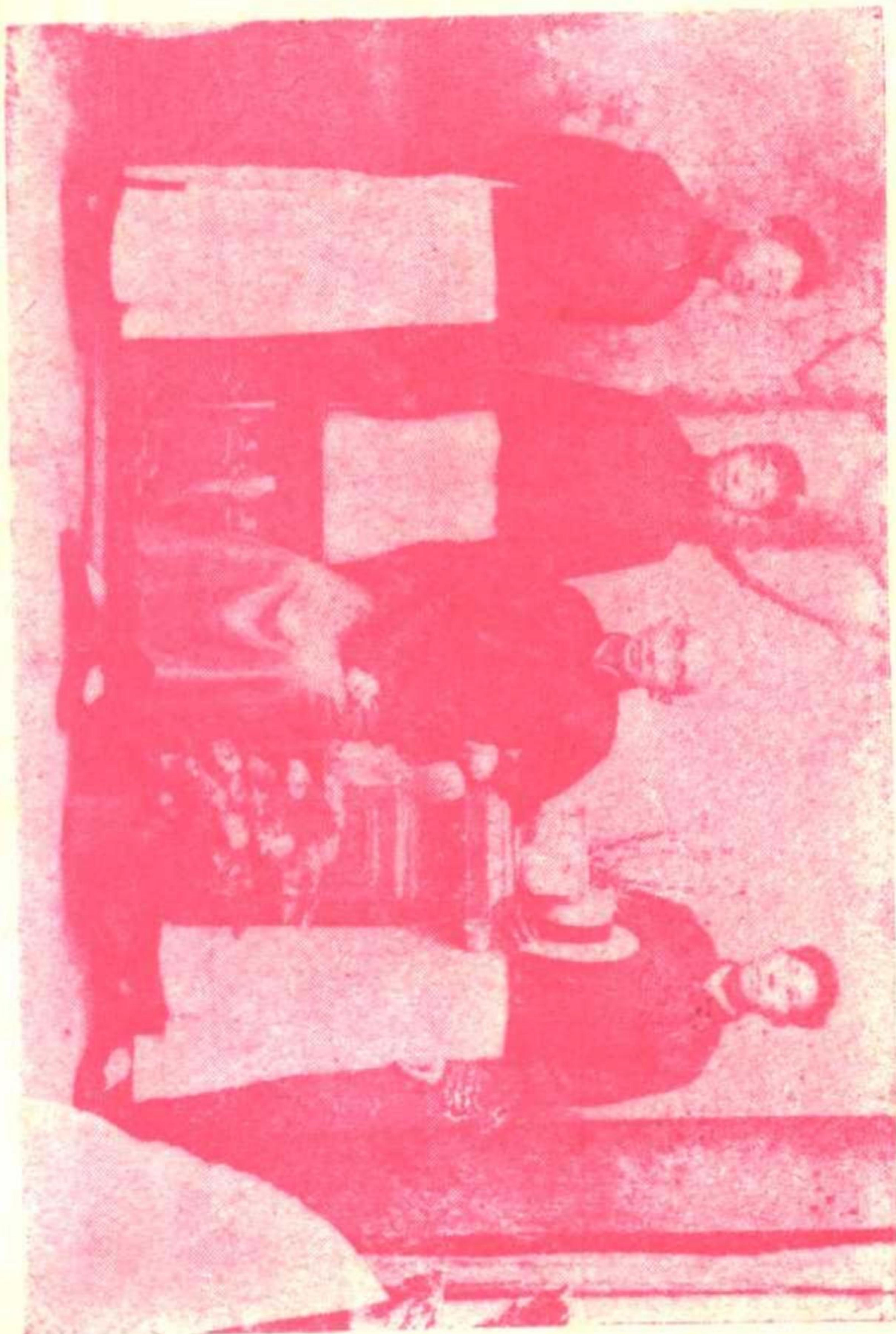
新學社
震東端書局
共和書局
南洋書局

北京廣東成都杭州舊金山

自強書局
介文書局
富晉書局
共和書局
明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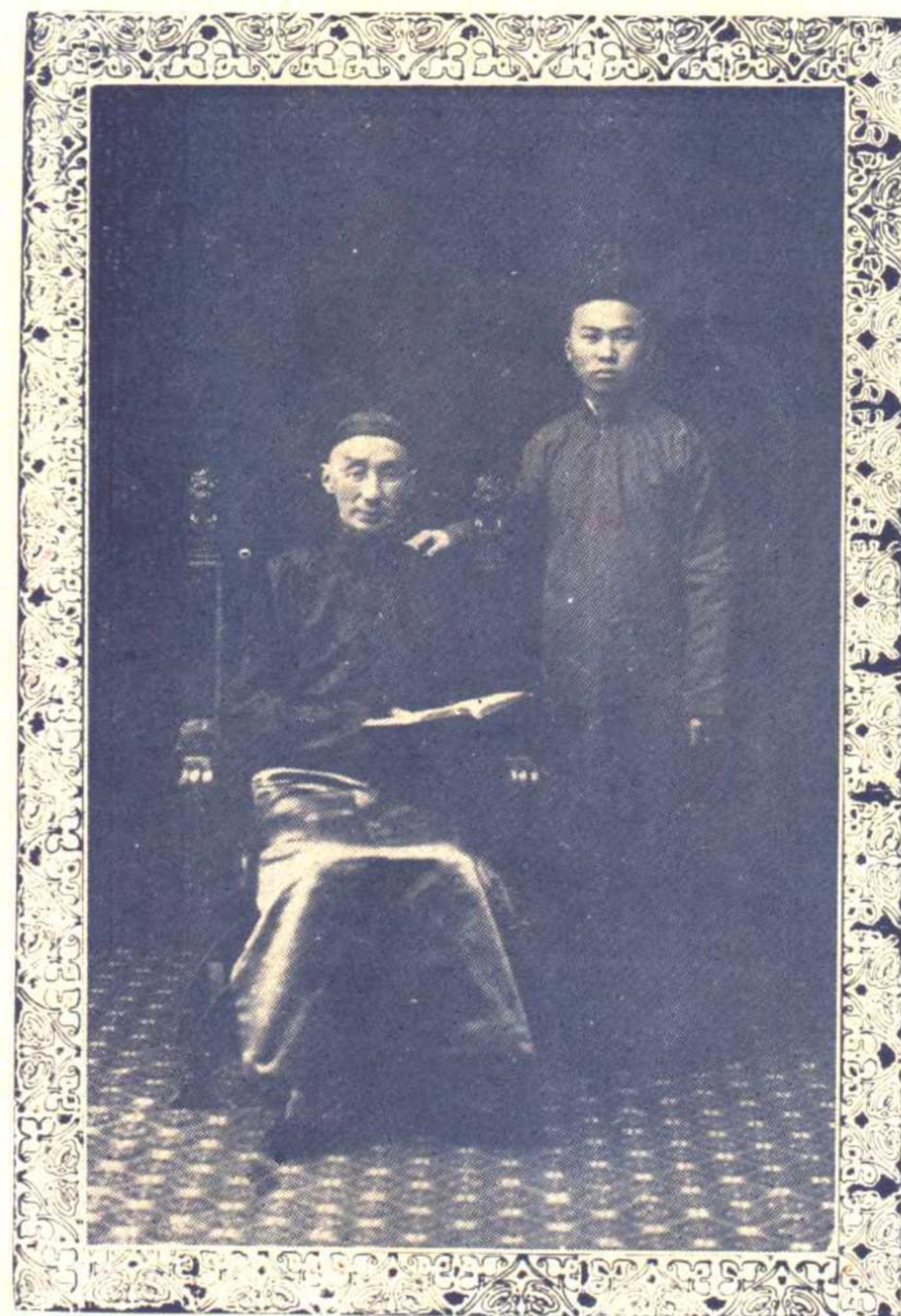
埠各局書華中埠各局書界各商館書印發特售代有均

(一) 像 遣 生 先 秋 涵 李



也 子 弟 其 者 立 秋 涵 华 者 坐

(二) 像 遺 生 先 秋 涵 李



也人僕者立秋涵者坐

孫耀煥先生序言

涵秋无妄譖上人言記其遠聞他事雖有一時其人然不
忘一傳涵秋也。其與涵秋非素習志向深言之書也。貢
君少嘗與涵秋同畫開士為總角立世餘年未屢同游立西
湖秋身世之感少嘗研言之應。不以而已於言如天舉動之斧
其智與智凡者筆之此書一軒為私切有在私之傳涵秋
者故少嘗三属也。今少嘗公者遂立題為涵秋作傳於其
生平事蹟詳雅唯恐不盡而力窮江井。無一往出於傳師是
真知涵秋者矣。嗚呼涵秋其不无矣。耀煥題



張丹斧先生題辭

丁巳初夏
丹斧通私
少行法我揚

丹斧題



戈公振先生題辭

時報

THE EASTERN TIMES

SHIH PAO

30 FOOCHOW ROAD, SHANGHAI.

涵秋先生之小說善狀物情能引人入勝久矣膾炙人口公振與先生同事年餘乃覺其為人雖索筆游戲文章終不失書生本色是尤足稱者今少斧先生輯是書以彰之誠非鄉人之私好也爰書數語以誌景仰
戈公振

文

馮叔鸞先生序言

老友貢君少翁將爲李涵秋刊專集徵序於余。於涵秋若作僅雅淡其十二三五六以為其精審直可媲美吳敬梓之儒林外史刻劃社會間之種種累形狀使之毫髮畢現乃或有以千篇一律爲涵秋病者余固無能爲諱些而不可掩其瑕以摭涅其渝滿秋之著作用固自有可信者矣也

涿麻鳴珠書

字題生 先龍瘦周

不
死
李
翁
瘦
龍
秋
叟

謝介子先生哭李師涵詩

清平樂

謝介子

哭李師涵秋即興遺集

兒時苦懷懶，師恩摯。許我曾呼
佳子，重孫拓而今深愧。傷心思
讀遠編名言，秦鏡高懸，悽絕春
申江上，一別人天。

詩 秋 涵 哭 先 生 鳴 海 何

哭 涵 炳 先 生

餘文遺述終無用
投筆拋絃
可奈何
非是劉琨
一積惄年來

拱木故人多

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以此懷勞增
其嘆息

何海鳴吟後并書

本書署者哭秋涌詩

哭秋如兄

少芹

早歲訂交遂儼然弟若兄古人敦友誼
澹處見真情風雨重逢日星霜雨鬢更
去年秋九月一別隔幽明

同學皆翔貴窮途我與君庸愚多厚福
曠達搃清貧遺著足千古虛名賺此身
從茲撒手去勿再墮風塵

著者序言

嗟乎。涵秋死矣。曷死之著作死之也。涵秋傳矣。曷傳之著作傳之也。涵秋死乃可傳。涵秋傳如未死。然則涵秋自死之而自傳之也。雖然。涵秋傳傳其著作也。至涵秋之歷史之藝術之軼事。則無人知之。不知曷以傳。果不傳。則仍死。然則欲涵秋不死。非舉涵秋之歷史之藝術之軼事。筆之於書。不可能如是。則傳矣。孰傳之曰我也。我曷爲傳。涵秋曰。以我知涵秋最深也。我曷爲知涵秋。曰。以我與涵秋交最久也。夫我既知涵秋最深。而交涵秋最久。則其歷史藝術軼事。我苟不傳之。我何以對涵秋。且我能於著作界佔一位。置者。涵秋介之也。涵秋既介我於前。我不傳涵秋於後。我更無以對我。我於是傳涵秋矣。設使涵秋不因我而傳我之心。盡矣。設使涵秋因我而傳我之心。愈盡。

矣我不傳涵秋涵秋固不死我傳涵秋涵秋乃真不死嗟乎涵秋我微君何以有今日君微我何以永來茲雖然君死我傳君我死誰傳我側身四顧我又恨不死於君前也

潤秋介弟鏡安先生致謝書

少翁仁兄有道日高公私爲因揚未敢陽承
一仰歎甚先兄函秋事蹟備悉公極羨
慕楊子雲余私慕美才極端贊許因時

不謝

弟李鏡安

大清不

(一) 墨道先生秋雨今

吉百文生於乙

種來松樹高於屋
聞道梅花瘦似詩

丙子李涵叔

李涵秋先生遺墨(二)

況撲落紛似雲兮飄零如雨
愁襟衆之愁未覩一毫妍之貌井之波已渺茫
而孤光之掩亦寡嘗於天涯

昔亭仁兄先生正誥

涵秋平素



(三) 鑒之先生秋涵李

(四) 墓道之生光林題

曉波清流
芝竹
梅桂
月桂
自細

高仁先大人題

涵秋子李蓮書

李涵秋先生遺畫(二)



晚節孤標圖

李油秋先生遺畫(三)



壬午秋
李油秋畫

秋柳鶯蟬圖

李涵秋先生遺畫(二)



晚節孤標圖

李油秋先生遺畫(三)



壬午秋
李油秋畫

秋柳鶯蟬圖

(一) 石金之生先秋涵李



(二) 石金之生先秋涵李



□第一編 涵秋歷史

涵秋

- 第一章 幼稚時代之涵秋
第二章 求學時代之涵秋
第三章 游幕時代之涵秋

- 第四章 著書及講學時代之涵秋 附涵秋著作一覽表
第五章 涵秋逝世前之概況

- 第六章 涵秋之身世及家族 附涵秋年譜

□第二編 涵秋藝術

- 第一章 涵秋之文 附插涵秋文集

原稿 小渝叢書

- 第二章 涵秋之詩 附插涵秋詩集原稿

四軸遺墨

- 第三章 涵秋之書畫 附插涵秋遺墨

錄

第四章 涵秋之金石

附播涵秋自鑄
圖章十一方

□第二編 涵秋軼事

第一章 幼稚及求學時代之軼事

第二章 游幕及講學時代之軼事

第三章 著書及編輯時代之軼事

第四章 逝前及逝後之所聞

□第四編 廣陵潮索隱

緣起 雲麟射李涵秋 伍淑儀射陸氏女 喬家蓮射焦倬雲 何其甫

射黃世傑 楊靖射周心如 林雨生射胡翼南 伍晉芳射吳應丙 富

玉鷯射某甲 柳氏射薛氏 劉祖翼射蔣紹鑑 古慕孔射古守素 鮑

原书缺页！ 3-末

原书缺页

來爲君極悲苦之時代也。

第二章 求學時代之涵秋

世俗讚美人之論調不曰某君生有夙慧卽曰聰穎過人幾成爲一種刻板口頭禪惟吾之對於涵秋輒不肯作此無謂諛詞第覺與彼相處見其所謂讀書習字屬對作詩文以及偶爾游戲諧謔下至一言一笑一舉一動亦似了無異人處若舉他人與君較則覺非失之於笨拙者卽失之於矯揉造作於是知君無一事無一處不廸異人也君六齡從儀徵黃世傑讀黃性情迂拘舉止怪誕且出乎常理之外君之廣陵潮中所載何其甫者卽影射此公也君入黃塾穎悟異於常兒黃甚愛之十齡後君於溫習常課外輒喜閱說一部又恐爲師及母與叔所知乃於就寢時潛以油燈置帳內偷讀之尤服膺

於水滸紅樓夢西廂儒林外史諸書往往於常解外得其間暇時與同學津津談述不倦君厥後得爲全國第一流小說家者蓋卽基於此矣是時君之介弟鏡安亦就傳矣與君同學君年十二捉筆爲破承起講造語極奇特黃雖嘉之而終以不純爲君詬君知黃不足爲已師也歸而商諸母擬另就他傳然陷於經濟乃罷顧其擇善而從之心猶未已也會同邑有李孝廉石泉李明經國柱者長於帖括學君慕之迺通介列其門下二李讀君作激賞倍至悉心教授未逾年君業大進縱橫捭闔有不可一世概邑人稱之爲文虎旋應童試冠其曹歲甲午溥宗師按臨以科試第四人入學明年乙未龍歲試君以一等一名食餼時君年二十有二也

君未通籍時曾挾滿肚皮金馬玉堂之希望及青一衿後見所謂科甲中人
舍作幾句臭時文外一無他長卽間有較優者亦不過孜孜矻矻皓首窮經
已耳求其能擺脫一切者千百中殆無一焉君心惡之迺決計放棄科舉業
而以詩酒自娛並時名花蓄良禽藉爲消遣之一助故丁酉正科以迫於祖
母及母命勉爲晉省一試所作文字近於草率了事出闈後以詩示人曰『
第一本非難得事此行聊慰白頭親』味此可以知其素志矣顧君固貧乏
者堂上旨甘暨弟妹學養費悉惟君是賴矧君又賦性恬淡弗屑爭逐於名
利場不得已乃負宛虹橋烟菜會館餘地授徒爲贍身家計弗足則繕上海
某書館石印書得資補助之其清貧可謂極矣歲癸卯八月君母逝

第二章 游幕時代之涵秋

乙巳秋清廷廢科舉之明詔下私塾弟子悉入學校肄業君塾亦受其影響君怒焉憂之欲別圖生計而又苦無介先是李石泉孝廉以大挑知縣籤分鄂垣聽鼓受知於南皮張文襄公數年保知府旋又淳升道員獲湖北清丈局總辦優差以子女輩無良師也乃馳書聘君爲西席君天性純孝又篤於伉儷手足情得函後本不忍撇衰頽祖母與叔父及愛妻子女去第以家室累人不得不遠作他鄉之客比至鄂渚李石泉極優遇之高足數人對先生亦敬禮有加然所得館穀月僅番佛十五尊君悉數寄揚已則囊空如洗以故足迹不出戶庭一步惟日坐案頭於課餘之暇閱書報藉消客中沈悶而已

有公論新報者。漢口最著名之報也。主其事者爲貴州宦屏鳳君。專以提倡風雅爲職志。於記載新聞外。特闢一欄。曰「漢上消閒錄」。廣徵詩古文詞。披露報端。藉與當代文學家結文字。因緣斯時。鄂中知名士如金煦生、包袖斧、宓子公、胡石菴、鳳竹孫于醉六諸君。屢有作品發表焉。涵秋不覺技癢。曾以近作感懷詩四首。投稿該報。宦屏鳳讀而激賞之。除將君作發刊外。又覆書極表嚮慕之忱。并邀君一敍。得書之明日。君過江謁宦。與語宦大悅。恨相見之晚。囑君時以佳作見惠。由是消閒錄上。幾無日不有君詩。唾咳珠璣。直欲壓倒元白。而漢皋文學界鉅子。羣推君爲驪壇領袖矣。

金煦生。包袖斧。爲吾蘇人。皆聽鼓於鄂垣者也。時金知夏口廳事。包爲勸學。

所查學員公務餘閒曾以詩詞投諸消閒錄及讀涵秋佳著輒自知弗遠又以涵秋爲觀察公之西席也於是不惜屈節下交焉涵秋爲人溫婉無忤雖販夫走卒報必以禮矧在任在差之職官殷殷與窮措大聯縞綺之歡以爲若而人者忽動憐才念我何人斯敢拒人於千里外者實則彼輩醉翁之意不在酒蓋欲藉是階梯爲交驩其居停觀察公計耳涵秋宅心忠厚烏知其別有作用耶由是與金包二君因文字知己而通譜詩酒蠶桓過從日密其表面上之情誼亦無殊骨肉也

先是武昌縣（即今之鄂城縣）柯遜蕃（名逢時）之爲兩淮鹽運使司也每屆安定期梅花兩書院校士時涵秋必與試柯閱涵秋制藝謂爲李杜文

章光芒萬丈。因屢列前茅焉。乃授意某紳欲涵秋委贊拜列其門下。涵秋雖徇所請。然柯在任兩年。師弟之間僅謀面三次。此外詢問起居。惟通函已耳。及柯而臬而藩而撫而返籍。爲八省膏捐大臣。彼雖數以書來。涵秋卒不報。此次柯於報紙上覩涵秋著作。始悉其就館鄂渚。因走併招涵秋至其私第。餉以佳饌。擬延之充記室。涵秋婉辭之。或問其故。涵秋曰。我之至鄂石泉詔我授其子也。若曰舍此而就彼。在我固稍稍充裕矣。其如公子失學何。我雖無狀。然棄舊謀新。不屑爲也。石泉聞之歎曰。曩吾謂涵秋富於才。今而知其品尤優於學矣。

涵秋在鄂舍與金煦生、包袖斧于醉六、宓子公、宦屏鳳諸君唱和爲樂外。間

與政界諸君子相往還。其時若卞緒昌、卞孟韜、李曾麟、許蓉鏡、李國柱、王棠仙、吳應丙等皆爲吾揚在鄂候補之人。員咸尊重涵秋而過從甚密。顧其性質極冷僻，與人輒落落寡合。每有謙會，當觥籌交錯之際，往往不終席而去。衆初猶怪之，嗣知其性情淡泊也，亦弗以爲忤。且愈重視焉。居無何，君介紹其介弟鏡安君於吳蘭墀（名應丙），課讀其子異鄉作客昆仲時聚首一室，促膝傾談，殊不寂寞也。

君居鄂數年，與當代知名士唱和極多，而文名亦藉甚。時宦屏鳳君發起詩選大會，徵求白桃花佳著，評定甲乙，當首選者有特殊之贈品。君亦與焉。及揭曉，君名裒然首列，衆疑宦受涵秋請抵書，載他報醜詆宦，並及君弗留餘。

地君作解紛詩刊諸消閒錄有『門外野狐多憑陵』句衆遷怒君羣相攻擊而大詩戰起矣旋經第三者出而調停其事始寢然君自受茲激刺後不復以刻薄口舌譏人矣

君既經此番大筆戰後李涵秋三字大名武漢婦孺無不知之有葛某名漢陽之協鎮也葛無子有女二長曰韻琴次曰辨琴同爲武昌女師範學生性耽吟咏酷好風雅每於報紙上讀君詩心儀久之屢欲效顰又恐難邀主任者之選錄因草絕詩四首函寄涵秋極道傾慕之意且要君介以刊諸報紙君得詩略刪削而潤色之並媵以己之和作走忤付屏鳳露佈由是韻琴姊娣無日不以詩來君亦無詩不載諸消閒錄上也居久之韻琴姊娣貽君書

擇委贊爲女弟子時君夙耳其豔名亟欲一覲顏色爲幸茲娟娟兩多願拜
 列門牆正合君意竟允所請不料自茲以往君之生命幾釀莫大危險幸君
 見機早更賴某鉅公與當道爲君緩頰否則恐鄂渚斷頭台上君竟佔一位
 置矣有胡瞿園者（此君在漢嘗投稿各報竟署吾老友孫臞媛名字謂已
 卽主任上海神州日報者所著之批評皆係每日由漢寄滬人多信之嗣因
 北京發生重大事件神州日報之專電與臞媛君所作之時評同日並見有
 黠者詰胡曰君之批評想係在漢著成電達該報不然胡如是之速耶胡大
 爪（揚屬興化縣人爲武昌官錢局員司自謂爲風雅人物亦消閒錄中投
 稿之一份子也當辨琴韻琴兩女士拜列涵秋門下時胡猝爲豔羨而陰實
 姝忌之於是投詩消閒錄發表詩中之意諷葛氏姊娣不必崇拜涵秋並誇

張己之詩才如何高妙詞旨間大有毛遂自荐之意韻琴辨琴見之怒彼不知分量卽步和原韻含譏帶諷使胡無地自容胡不恨葛氏姊姊不留餘步以處己轉遷怒涵秋思中傷之卒未得隙而表面上與涵秋往還較前益密一日胡過涵秋寓見案頭置函札一字迹娟秀知爲葛氏姊姊手筆因戲詢之曰書中得毋有祕密語能予我一觀乎涵秋固胸無城府者卽舉函授胡胡讀之始悉韻琴辨琴集合三數女同志創一詩社假抱冰堂爲會所敦邀涵秋加入胡妬燄中焚旣而陰喜曰吾忿可洩矣因佯詢曰屆時君必蒞止乎曰然胡又瑣瑣語他事使之不疑移時自去歸而作惶名信郵遞督署謂涵秋於某日在抱冰堂招集女革命黨人開祕密大會謀爲不軌時鄂督爲趙次珊嫉黨人如仇得報後密囑張彪至期派兵捕獲革黨是日涵秋因他

事羈延赴會稍晏幸未被逮兵士謹拘葛氏姊娣及其他女士去甫至蛇山下（抱冰堂在蛇山上）涵秋適乘輿來見狀大駭亟命輿人昇之出漢陽門渡江至漢口兵士拘衆女詩人入督署研訊執法者見此輩嬌怯弱質決非抱絕大野心者適漢陽鎮葛某來轅呼籲願以身爲質請釋兩女及其詩社女同志趙許之顧必欲得涵秋時涵秋已匿居漢口租界聞是耗亟微服東下至滬濱趙無所得責成其居停李觀察着交李惴惴懼蓋趙登已名於白簡也幸柯中丞遜菴晤趙力爲涵秋緩頰謂相知有素可必其無他始寢其事未幾涵秋復至鄂由是深居簡出匪惟與葛氏姊娣不通音問卽三數知己亦蹤跡頓疏而武漢詩社更由此風流雲散蓋皆食胡瞿園之賜也無何李觀察以他故觸上峯忌重以攻訐者不遺餘力彼已宦囊充足預計

自身及子孫衣食資。一生不虞匱竭。乃請病假。挈眷返里。涵秋亦與之偕時。則君年三十有六也。

第四章 著述及講學時代之涵秋

附著作一覽表

涵秋治小說家言也。即在爲漢皋寓公之時。先是漢上有胡石菴者。精製言情小說。登載於公論中。西各報頗受社會歡迎。涵秋就館武昌。得讀石菴說部。雖愛其詞藻典雅。麗覺描寫體會處。似以爲未足。因感而有所觸。發不覺憤然。動於中。欲執筆效颦。既恐才力不贍。又慮貽譏大雅。乃罷久之。自審已之思想。運筆布局。造意似不弱於石菴。遂毅然而作雙花記。初。涵秋在揚州。晤所歡曰媚香。兩情綦篤。有白首約。旋女母。偵知祕密。欲以女妻。涵秋而貧之。又知女與涵秋愛情熱烈。非口舌所能動者。乃僞託其舅衿。自閩馳書來招。

之返里（女爲閩侯人）女燭其隱，陰商諸。涵秋擬與之偕遁不可。女曰：若然君殆將棄余耶？哭失聲。涵秋曰：我安忍使子去哉？苟從子計，我兩人名譽掃地盡矣。女逆料涵秋志不可奪，迺隨其母行。涵秋之作《雙花記》，以自身所歷者爲資料，固較爲親切。實則撫衷自問，對於媚香抱始亂終棄之遺憾，故書中頗引以自責，蓋隱寓懲悔之意也。書既成，欲投諸公論報，又不敢自信。已作果無瑕痕與否？因弗舉以示人，惟置諸行篋中，得暇取而自讀。已耳會海上時報，以重金徵求長篇小說，君見廣告，技又癢，竭兩旬餘之時，日成五萬言。偵探小說《雌蝶影》一書殺青，後將附郵寄遞，恐主幹者弗錄，遂中止。會包袖斧造訪，見之，叩以故，君具以告，並匱包一決行止。包讀未過半，愛不忍釋，忽機心一動，謂涵秋曰：君作尙可，若欲與海內著作家爭勝，我殊不敢。

必且海上主筆先生苟非與之素諭者雖有佳作亦屏棄弗取奈何涵秋曰若然吾空嘔心血矣幸君告我不爾者我作行實彼字籜不值甚也包沈吟有頃徐徐曰君勿躁吾將爲君先容或可售涵秋叩其說包曰狄平子我同鄉也（包丹徒人）且與我有戚誼陳冷血包天笑吾亦與彼厚君作脫由我貽彼必當入選涵秋聆斯語避席長揖曰果爾卽曰君爲曹邱可乎苟如君言他日獲資當以半數酬君誼包曰君我弟也（包與涵秋通譜）略盡棉薄何謝爲必曰謝我我弗爲君介涵秋領之乃以作品授包包袖而歸截涵秋名易己名竟投時報月餘披露列三等（每千字五元）涵秋閱報見雌蝶影三字大喜及覩署名赫然包柚斧也猶以爲視經替亂仔細辨之果不爽大疑遣伴召包包弗至君怒親詣包廬甫覲面包卽詭詞曰子來得母

爲尊著之交涉乎茲竟列賤名吾殊大惑不解當吾寄稿時曾附函重託該報主幹者或者彼見吾函亦疑是書爲吾作易名登載亦未可料君縱不詰我我亦將函請糾正矣涵秋知其詞遁冰語曰君言諒不我欺然吾意與使君函致該報更正則毋甯吾直接致書於彼之爲愈包聞是咄咄逼人語惶恐萬狀亟邀涵秋入室殷勤倍至亂以他語涵秋察彼氣餒愈益了然斷斷復申前議包知弗可諱乃以實告且要之曰事已如此乞我弟稍留餘地勿爲已甚是稿酬資悉以畀君君獲實惠我得虛名兩酌其平矣涵秋不可悻悻去明日包過訪堅請涵秋造其寓小酌辭弗獲乃往至則見包夫人靚裝以迓狀極足恭并手製獅子頭（卽肉圓爲鎮江人特長）以佐食蓋涵秋最喜啖是品也酒半酣包忸怩召涵秋原宥并出百五十圓爲之壽曰時報

稿費尙未來吾先籌此款予君言次其夫人出鴉背青杭綵禡褂料一襲爲贈涵秋觀彼夫婦可憐狀態心殊不忍竟徇所請第曰吾書約五萬餘字照該報獎例每千字五元計算君畀我之款尙少百元子胡故短吾值包曰此項酬資須登後再發俟款到再足君數君此時果虞不敷者吾再益君三十元他日再結算可也涵秋信以爲真應曰諾實則雌蝶影小說之款二百五十元包早已領到其捏詞誑涵秋者蓋欲分潤七十元彼名利兼收世界便宜之事無有過於此者然自經此次交涉後涵秋心鄙包之行爲由是遂無形割席願生生世世不復相見矣

以上所述爲涵秋由鄂返揚後以告余者余笑曰包袖斧之與君王天僇之與吾何事同一轍乃爾耶涵秋叩以故余乃縷述之蓋余曾著「恨海鶻聲」

『小說一種欲售諸報館或雜誌苦無介紹者王天僇爲吾揚人因走謁之出書示王要之爲介王留讀吾書越日王招吾往謂君作雖佳然亟欲求售恐弗易茲設一變通法君果以著作權予我者吾可受之時余窘甚允所請得三十金立署讓與著作券並要王曰他日拙作發表請必署吾名王嗤之以鼻曰我市君文非市君名幸勿過原余感而諾之數月恨海鷗聲譜（此譜字係王所增）載諸天鐸報矣視著者爲誰天僇生也余怒甚馳函詰王旋得覆匪惟函中無道歉字樣且詞意極強硬有『弟久居海上見慣』潮『兩語余自知非所敵乃罷述畢涵秋笑曰我兩人最初作品悉爲人掠之去良足自豪然包柔軟而王倔強君之所遇尤不及吾第包略通翰墨行此卑劣手段本無足怪若王夙負小說界盛名乃亦攘人作爲已有更大擺其

文豪架子據情論罪當浮於枷斧也余聆是語相與大笑而罷

自經雌蝶影登載時報後涵秋對於著作小說之熱度愈益熱烈而從前不敢自信之觀念悉化爲烏有卽以已經作成之雙花記稿投諸宦屏鳳屏鳳大詫意涵秋工於詩詞未必長於說部展讀數四雖覺其可仍不敢介紹於讀者之前無已姑試之及發刊武漢都人士同聲贊美且投函屏鳳謂如是作品不但公論新報自出版以來無斯佳構卽與漢皋各報紙所載之小說比較洵爲絕無而僅有屏鳳喜甚由是崇拜涵秋之心理愈深一層保證至萬人景仰之胡石菴著作物視此黯然無色矣迨雙花記載完後適上海小說林主任徐念慈廣徵海內小說部刊印成冊君以是書另臘清稿寄徐徐覆

書願以九十元市其稿。涵秋乃寄最近之肖影至滬，并要徐曰：君受我稿，代價多寡所弗計也。惟書首必冠吾照片，弗如約吾稿不售，徐允之。蓋自媚香返閩後，涵秋無日不嵌彼美之聲容笑貌於徑寸心頭，茲欲弁已之照片於書端者，意是書銷行閩省，苟爲媚香購得，藉以貽一紀念品於彼也。其用心亦良苦矣。

涵秋作品既出現於公論新報，士夫歡迎至不可名狀，而各報徵求其稿件者接踵而起。君於是筆墨大忙，舍以『瑤室夫人』繼雙花記載公論新報外，如中西報則有琵琶怨，鄂報則有雙鵠血，商報則有滑稽魂趣報，則有並頭蓮、揚子江小說報，則有梨雲刻楚報，則有姊妹花骨君日授徒夜屬稿，幾

無暑刻甯息至所入酬資月不過四十金而涵秋與高彩烈不以爲累無何
趣報揚子江小說報楚報相繼停刊君之並頭蓮梨雲刢遂亦中止惟公論
中西兩報巍然獨存故君之作品登載於該兩報者爲多瑤室夫人後繼以
過渡鏡琵琶怨而後續以珍珠囊及丐界之四傑奇童案等短篇歲己酉君
偕李觀察返揚介余至中西承君乏君僅擔任公論新報過渡鏡長篇至辛
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後始輟刊此君在武漢關於著述上之歷史及經
過情形也

涵秋返揚後仍就館於李觀察家爾時揚城生活程度遂漸增高君所得之
修羊又甚瘦過渡鏡稿費亦祇得十金重以君之祖母及叔父相繼歿葬死

養。生。益。形。不。足。會。兩。淮。高。等。小。學。校。長。洪。巽。九。銓。爲。君。之。及。門。受。業。弟。子。聘。
 君。襄。助。教。務。君。遂。辭。館。而。執。鞭。於。教。育。界。矣。雖。大。忙。而。漢。口。公。論。新。報。之。著。
 作。仍。弗。間。斷。年。餘。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吾。揚。亦。順。應。潮。流。宣。告。光。復。徐。寶。山。
 珍。孫。天。生。自。爲。軍。政。分。府。揚。人。公。推。李。觀。察。石。泉。長。民。政。李。延。君。及。介。弟。鏡。
 安。充。祕。書。君。見。署。中。辦。事。人。秩。序。凌。躡。卒。辭。去。其。時。南。北。尙。未。統。一。張。勳。盤。
 踞。金。陵。謠。誣。紛。來。謂。大。辦。將。軍。行。率。兵。出。伐。屠。滅。揚。州。富。者。遷。徙。貧。而。悍。者。
 蠢。蠢。思。動。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城。內。各。學。校。闖。無。一。人。君。之。講。學。職。務。既。停。
 止。君。之。生。計。亦。因。受。此。影。響。而。日。蹙。幸。民。政。長。李。石。泉。君。知。君。乏。濟。以。資。君。
 固。潔。身。自。愛。者。且。自。視。甚。高。不。受。人。憐。因。婉。却。之。石。泉。歎。其。賢。泊。統。一。後。各。
 界。始。復。理。舊。業。明。年。春。君。仍。服。務。於。高。小。學。校。斯。時。漢。口。報。務。發。達。舍。公。論。

中西兩報爲詹大悲何海鳴封禁不復出版外其餘風發泉湧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而乳臭之子負販之夫亦廁身報界執筆爲編輯矣大漢報經理胡石菴鑒於若輩無佳製迺函匱涵秋撰小說願倍公論報之值以償涵秋許之遂著雪蓮日記逐日披露於大漢報同時強國公報亦倩余轉徵君稿君草秋冰別傳來載未數月該報以經費支绌停版君作亦斷未幾有震旦民報者要君賡續過渡鏡君以五十三回稿予之（按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君之過渡鏡僅載至五十二回及公論新報被封君尙有存稿約四千字不知歸於無何有之鄉矣）主幹者擬由第一回起復行刊載而不給君資君不可以故君作祇載震旦民報一星期卽止而君之生計又拮据所幸是時兩淮師範學校奉部令改組爲江蘇第五師範另委任孟閑誠爲校長任亦

君之及門受業高足也。延君兼任該校國文歷史教員，月薪七十元。君於此不無小補。綜計君之一生，於三十二歲以前，爲讀書授徒時代。至光緒乙巳，後始治小說家言。向此中討生活者，計十有八載，就中以民國元二年爲君之小說極衰敗時期。君兢兢從事於教育界，以展所長。君爲人溫婉無忤，對學生尤循循善誘。綜涵秋執教鞭十年，先後學生凡三千餘人，無不與君結良好之感情。則君之爲人，蓋可知矣。

民國三年春，海上大共和日報經理錢芥塵君徵求社會長篇白話小說部，雖投稿者紛至沓來，輒不當。芥塵意偶與葉德爭君道及此事，並要葉代爲物色。佳作葉卽以李涵秋對時芥塵夙知包李爲雌蝶影交涉事及聞葉介君。

極表同意。乃囑葉函君。尅日以稿來。君以教務紛繁。咄嗟捉筆力有未逮。不得已乃寄雙鵠。血全書及過渡鏡稿件十回。並函致德爭。請其轉達。芥塵聲明。係舊作曾載漢口公論新報者。芥塵窮數小時讀之。歎爲得未曾有。亟俟雙鵠血載完後。即易過渡鏡。曰廣陵潮。披露附張之首。此編一出。歡迎者日衆。而君獲享受海內第一流大小說家之嘉謐。亦因是而傳矣。嗟乎。設使當日芥塵徵稿時。君以其他作品應命。未必能享今日之盛名。卽以過渡鏡貽芥塵。而芥塵苟無鑒別。優劣之眼光。或擲之字簏中。或原書璧還。安知涵秋不因此蹉跎。焚棄筆墨。決計不向此中討生活。吾恐其亦終於湮沒無聞已耳。平情而論。涵秋之傳。因廣陵潮傳之也。而廣陵潮之所以能傳。涵秋者實芥塵成之耳。吾嘗謂涵秋一生。以芥塵爲第一知己。而芥塵優待著作家。舍

涵秋外實無第二人也信然。

吾書至此忽憶及一事卽廣陵潮未經刊載大共和報之前涵秋曾受一小激刺是也當民國元二年間涵秋在揚境甚迫迺謄過渡鏡稿值友人張仲丹赴滬之便託其求售於商務印書館時該館取舍說部者爲王尊農君閱是稿謂爲可受惟千字祇肯給五角代價仲丹不敢主函詢涵秋此際涵秋需款亟願廉其值以售急覆仲丹曰謹如約仲丹持函晤王王遽變計謂李作雖佳然白話體例殊不合格請攜原稿去迨涵秋享盛名後王主婦女雜誌向君徵小說稿君得書作牢騷語曰今日涵秋猶是昔日涵秋尊農何前棄而今取耶則信乎文字無定評惟虛名是重耳乃以曾載漢口大漢報

之雪蓮日記付郵越月發表矣所得稿費較疇昔空言給價過渡鏡之值漲六倍以上夫以著作界先進之尊農棄取稿件其眼光甯在錢芥塵下以余心理推測或者過渡鏡一書王君因筆務煩冗無暇披閱委託其他編輯人代行職務致涵秋抱遺珠之憾亦未可知否則王君專尙詞章對於嘻笑怒罵之白話小說宗旨不合故屏而弗錄若曰尊農無識文眼也匪惟尊農不肯承認抑亦吾所代爲不服已耳

同時震驚君之虛名而求君說部者又有某報自廣陵潮登載大共和報以來涵秋聲譽一躍十丈某報經理爲推銷報紙計乃勾君作藉以號召一般閱者君予以曾載漢口趣報之並頭蓮而廢續其未完稿露佈後讀報者祟

拜是書之熱度亦不減於廣陵潮是書登畢又續以沁香閣筆記約一年之久由是而梨雲刦而俠鳳奇緣而戰地鶯花錄而魅鏡而好青年而鏡中人影連續載諸該報之附張中致君之大名與該報之銷路繼長增高幾幾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綜計君爲該報執筆由民國四年四月起至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止（君歿於五月十三日即陰歷三月二十八日時續稿未完載至二十日截止）閱歲八載有奇所載說部筆記共八種平情而論涵秋作品不藉該報披露安有今日之大名該報脫非載涵秋佳製更安有如是發達殆所謂彼此互助相得益彰者耶彼乳臭小兒姓氏不出里閈著作不傳當世走捷徑得廁身報界捉筆爲文日必一首一般中下社會無遠到眼光視之爲鳳毛麟角仰之如泰山北斗若而人者夫豈不能博得著作家之頭銜

哉名藉報傳以視涵秋殆有愧色噫嘻醜矣

君著述既富聲望益隆各報徵君稿者亦日夥如小時報則有君之情錯余大雄主任之晶報則有君之愛克斯光錄張丹斧君編輯之商報則有君之離鶯影杭州婦女旬刊則有君之玉痕小史徐枕亞主幹之小說季報則有君之還嬌記又如他報及雜誌中小說君作佔其半而神州日報又有君之廣陵潮爰是書先載大共和報至民國四年夏該報以他故停版旋錢芥塵君紀綱神州報務以君之未完稿移載神皋雜俎中又受徐閨仙夫人之託爲其夫撰徐寶山史略是時旣執教鞭又操筆務在他人視之以爲君必應接不暇矣孰知君措置裕如每日以兩小時講學兩小時屬稿此外則吸

煙、蒔、花、飼、鳥、騎、驢、出、綠、楊、城、郭、邀、三、數、知、已、划、小、艇、徜、徉、於、瘦、西、湖、上、把、酒、聯、句、其、樂、無、藝、信、非、具、絕、大、智、慧、與、才、力、烏、克、若、是、乎、未、幾、君、辭、去、各、授、教、務、而、專、事、撰、述、

民國十年夏涵秋幾脫離筆墨生涯而入北京政界雖不果行然已傳播於著作界之口其間亦頗有記載之價值焉當廣陵潮刊行市上也張岱杉購而讀之歎爲空前絕作一日與芥塵（時芥塵爲天津華北新聞經理）評論近代小說名家許以涵秋爲第一張又謂吾觀李君作雖不乏實事然屬諸子虛烏有者在所難免若摭拾真確資料以告被經其妙筆繪染則是書成後當突過廣陵潮上近吾頗欲彙一生事蹟借此君捉筆不卜渠能允北

來否也。芥塵曰：涵秋與我厚，我可羅致之。公苟畀以祕書一席，吾願爲介。張
秋曰：諾。芥塵亟電邀君往，并腰二百金爲資斧。涵秋徇所請，行有日矣。會津浦。
鐵道爲大水冲毀，乃止。無何，張解財長職事，遂寢。芥塵亦返滬上。適時報劉
迦公因事他去，芥塵介君爲小時報及小說時報主任。君於是又有海上之行。
時海上文人聞涵秋來，咸欲一瞻其丰采。重以爾時雜誌盛行，各書局爭聘
小說名家爲主幹，爲號召顧客計，有沈知芳者，世界書局經理也，組織快活
旬刊《延君負編》，主任名另設一人，爲理事。并勾君著《長篇社會白話小說》。
逐期登載。是時君之筆務大忙，如新聞報之《好青年》、《晶報》、《愛克司光錄》二
集、《時報》之《自由花範》、《小說時報》之《怪家庭》、《快活旬刊》之《十年目覩》、《怪現狀》。
此外又擔任他雜誌之短篇作品，每日屬稿非四千言不辦。其神勇可謂極。

矣。無何君以滬濱不慣居處遂決作歸計。以辛酉八月來以壬戌九月去計爲時一年有一月也。君返揚仍遙領各報撰述及快活雜誌主任各職務。

當民國四五年之交錢芥塵君已將廣陵潮初二三集及雙花記琵琶怨瑤瑟夫人並頭蓮沁香閣筆記先後付印行世矣而某經理亦刊俠鳳奇緣上集出版兩書甫出不脛而走各書坊爲迎合社會心理計乃搜羅君已經發表之稿刊印成書爲投時利器於是芥塵以廣陵潮三集以後之版權移轉震亞書局朱挹芬君某經理以俠鳳奇緣中下集之版權讓與清華書局他如新民圖書館則購君之戰地鶯花錄蔚文書局則購君之姊妹花骨率皆朝出書而夕售罄無不利市數倍其他書賈見之饑涎三尺垂及地咸以不

得李先生著作爲莫大遺憾誠怪事也然滬上書局如林涵秋撰述有限供不應求勢所必至以故抱向隅之歎者不可勝數惟四馬路國華書局獨能得涵秋之三種傑作者其中蓋有特別原因在焉先是余（著者自謂）充該局總編輯一席又兼主小說新報時經理沈頌華君見他局以刊涵秋說部而獲利無算也妒羨不已又諗涵秋與余交最摯因屢要余羅致其著作余弗能却乃先後向涵秋購得魅鏡好青年離鶯影（後易名爲活現形）三種刊以應世該局營業大有起色自不待言而余之大交涉大困難因之起矣交涉困難何在卽好青年一書是也當余與涵秋訂定版權時此書在某報附張方載至十九回爾時正屆辛酉年關涵秋需款急要余先附定金二百元余可其請並詢之曰君以是書售余某經理果知之乎曰不知余曰

設某不允推讓奈何涵秋沈思有頃乃曰以余與某之感情論似此區區事或不致峻拒且好青年吾所作也在理版權當爲吾所有某不應有違言子弟畀我資脫他日發生糾葛吾自承之余素知涵秋誠篤度其言非妄且有充分理由迺先後如數予之君署券并畀余原稿五回余持歸卽付印國華書局非饒於資者旣購是書亟欲發行預約冀銷售若干金爲年關之補助因促余草一告白分刊各報不料此告白竟爲某經理拒絕登載且曰稿尙未載完烏能卽賣預約設此項告白刊出吾恐凡讀吾報者皆將俟書出版而窺全豹吾報將受莫大影響誰歟償我損失者況涵秋旣以小說載吾報當并版權售諸吾該局果欲購者盍向我直接商讓無與涵秋事此廣告未便刊也於是遭其所謂老世姪某君走謁涵秋代達某意更悚以危詞涵秋

固長者懼甚立招余至擬退定金而收回版權余歸而謀諸沈沈不可曰李先生之五回稿已印就矣脫反汗吾損失不貲矣煩君與李先生商苟如約固所甚願不爾者甯訴之法律余聆斯語因叩之曰君訴誰曰訴涵秋耳余不憚抗聲曰涵秋吾好友也彼初來滬子然一身吾方將護之不暇烏能因茲事而使渠受迫君與使訴彼則母甯訴余之爲愈沈覩余狀亟易詞要余和平了結余往召余大雄疎通大雄力任其可晤某某堅不承認此際滬上各報將循例停刊矣涵秋亦旋里度歲事遂暫擱置明年正月中旬涵秋來又重提舊事時好青年已完由涵秋面懇大雄與某往返磋商數四始承某高恩厚義允許此書版權歸涵秋自由轉售皆大雄力也

當是項交涉未解決時彼忌涵秋及反對余者製造種種空氣有謂好青年版權售值太廉若收回另售可得千字以二元計算者有謂余賦性狡猾將騙涵秋稿而弗予資者更有謂余妒涵秋在滬妨害余作之銷路將藉此事而迫之去者種種譏言殊不值識者一笑其實我兩人交誼垂三十年此三十年間從無間言既證腹心又共患難竊恐他人之親手足未必有此肫摯夫豈三數宵小所能離間哉轉笑若輩不知分量已耳余爲國華書局經購此書千字祇一元二角之代價全書共三十六萬餘言計四百四十七元之值李得金沈受書余決無絲毫分潤不似某某代客買賣雙方拿用金也抑更有一事爲閱者告授受好青年余除無餘利外復自解慳囊破費十二元以十元贈涵秋高足吳訥之要彼勸涵秋不必固執遷就了結以二元給涵

秋之僕人小才子酬其核算字數之勞此兩種費用至今未向沈頌華道及卽道及彼亦不肯承認也

購買好青年之概略旣如上所述矣旋又有離鴛影之小困難發生國華書局自魅鏡好青年發行後頗獲利囑余向涵秋再購其他著作涵秋曰無之叩以情錯（在時報登載）則已售諸中央印刷公司陳鐵生矣叩以自由花範（亦登載時報）則已售諸世界書局沈芝芳矣余頗失望旣而涵秋曰余稿已盡矣惟曾載商報之離鴛影可售然祇載九回卽停止貴居停苟欲購者已登之稿值如前例續撰者則照某報稿費以償余歸告沈君沈曰可當夕余攜五十金畀涵秋餘款俟出版後結算至續作稿到付資君領之

越日活現形（即離鶯影改名）出售預約之露佈高張報紙矣未幾君辭時報職旋里瀕行余促其速以續稿來時國華書局預約期將滿急待出版乃付頤稿之值少許君得資覆余謂先付方可作沈又略寄少許君方欲捉筆適染微疾遂匱余代作余事冗無暇及此因命余子芹孫分余勞稿成稍稍潤色之雖未盡似涵秋手筆然亦可以冒牌矣出版後先以寄君越日君貽書致謝並獎余子能活現形既出沈君牟利之目的已達遂置是書之尾款二十餘元於不顧涵秋屢次追索亦不覆涵秋怒馳書詰余責讓備至詞氣間頗疑余沒其資余不堪激刺以告沈沈怪余助涵秋索償卒弗與嗟乎涵秋之與購稿者夙以善要錢著名沈君對於著作家極吝付款亦人所素知茲兩方發生交涉又各走極端余爲居間人眞左右爲難矣此款直至涵

秋死後其介弟鏡安來滬偕余晤沈始以八元了却此重公案然余已不堪
麻煩矣。

君從事撰述界自三十二歲起迄五十歲止計十有八年所著小說文言十
種白話二十三種字數都一千萬餘言其餘如詩詞譜文短評（曾載上海
大共和報新申報及天津華北新聞）等雜作尚不在此數可謂成蔚然大
觀矣茲將君一生所著之長篇作品其已成書及未成書者試列詳細之表
如下。

輓函秋

丹斧

小說海內三名家北存林畏廬南存包天笑
延譽平生兩知己前有錢芥塵後有余大雄

李涵秋著作一覽表

書名	登載何種報紙	登載時期	易名	在何書局出版	何時出版	備考
雙花記	漢口公論新報	光緒丙午年	未易名	先上海小說林	光緒丁未年	
雌蝶影	上海時報	光緒丙午年	未易名	後歸國學書室	民國四年	
瑞瑟夫人	漢口公論新報	光緒丙午年	未易名	上海有正書局	光緒丁未年	
琵琶怨	上海大共和日報	光緒丁未年	未易名	先上海小說林	光緒丁未年	
上海大共和日報	漢口中西報	光緒丁未年	未易名	後歸國學書室	民國四年	
民國三年	光緒丁未年	未易名	先上海小說林	上海有正書局	光緒丁未年	
未易名	同	未易名	光緒丁未年	後歸國學書室	光緒丁未年	
上	上	上	上	民國四年	民國四年	
						正名現更
						先署包袖

雙鵠血	漢口楚報 上海神州日報	姊妹花骨	滑稽魂	梨雲划	並頭蓮	漢口趣報	光緒丁未年
上海大共和日報	民國三年	宣統庚戌年	宣統己酉年	民國五年	民國四年	上海新聞報	漢口揚子江日報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國學書室	漢口商務報
國學書室	今歸震亞書局	先蔚文書局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民國五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八年					

漢口公論新報	宣統元年 起至 三年六月九日止	廣陵潮	先在國學書室
過渡鏡	及神州日報 上海大共和日報 民國三年起至 民國八年止	後歸震亞書局	民國四年
沁香閣筆記	正集上海新聞報 續集刊上海品報 民國四年至五 年	正集國學書室 出版	後歸震亞書局
俠鳳奇緣	上海新聞報 民國五年	未易名	後歸震亞書局
戰地鶯花錄	民國七年	未易名	先在新聞報 後歸震亞書局
上海新聞報	民國八年	未易名	民國九年
民國八年	民國七年	未易名	民國九年
未易名	上海新民圖書館	後歸消華書局	民國八年
上海國華書局	民國十年	民國九年	民國九年
			通報 共和日報 神州日報 八年又載 二十回 後較大名 原稿後載 後有遺稿

雜 駕 影	愛克司光錄 上海商報	鏡 中 人影 上海新聞報 上海晶報	孽 海 駕 驚 漢口公論報	好 青 年 上海新聞報
民國九年 起至十年止	民國八年 起至十二年止	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	宣統庚戌	民國九年至十年 未易名
活現形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未出版
上海國華書局	未出版	上海中華圖書公司	未出版	上海圖書局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承完影原稿 原名雜駕 纂寫者 芹秋木	原稿未完	原稿未完		

秋 冰 別 傳	情 天 孽 鏡	怪 家 庭	自由 花 範	情 錯
漢口強國報	蘇州消閒月刊	先載小說時報 後載小時報	上海時報 民國十年至十二年	上海時報 民國九年
民國元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	未易名 上海震亞書局	民國九年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上海世界書局 民國十二年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原稿未完	原稿未完	有遺稿		

衆生相	無可奈何	還嬌記	雪蓮日記	玉痕小史
上海小說新潮	北京新中國雜誌	上海小說季報	後載婦女雜誌	杭州婦女旬刊
民國十年	民國八年	民國七年	先載漢口大漢報 後載婦女雜誌	民國十年
未易名	未易名	未易名	民國五年	未易名
未出版	未出版	上海清華書局	民國九年	未出版
原稿未完	原稿未完			原稿未完

上表列君之著作雖不敢謂搜羅無遺然較諸周瘦鵠主任半月雜誌特刊。涵秋號中所記之作品既多而又詳細矣海內愛讀涵秋小說之諸君果知。

		綠林怪傑	天津華北新聞
社會罪惡史	上海快活旬刊	民國十年	未易名
天津華北新聞	民國十一年	未易名	出版了
民國十年	上海世界書局	民國十二年	原稿至三
江潮	上海震亞書局	十七回	
原名京			
未出版			
附顏潮此稿係江 涵秋身著			
原名京			

涵秋尙有其他作品請卽函告當於再版時加入焉。

第五章 涵秋逝世前之概況

按涵秋逝世余在上海吾子芹孫適返里君歸道山後芹孫聞噩耗亟詣君第詳詢一切經其夫人子女阿壻及介弟鏡安君并僕人小才子縷晰以告以故芹孫知之甚詳草此篇以告余今據吾子之報告錄之如左長者未逝之前數日亦未有若何病朕第覺身體稍困倦而已然飲食仍如常以故家人不之注意至夏歷三月二十八日八時卽起小步階除掬水灌花研粒飼鳥爲樂事已命僕人小才子至金桂園市湯麵一碗且曰「你說是李涵秋先生吃的管教這碗麵要格外好了」小才子應聲去未幾麵來長者啖之頗覺津津有味然猶以爲未足再益鍋粑十餘片食畢已十時許

矣。卽至汪某家致祭。主人及衆賓留君午餐。不許衆夙知長者性情恬淡。不喜講會。因不之強。比歸見孫輩嬉戲於階前。吻之若不勝親愛狀。並分給小

銀元一枚爲果餌資。

長者之家庭舍鏡安外。（鏡安不與君同居）若妻。若子。女。若媳。若男女孫輩。約十餘口。除衣食暨一切日用。由長者担负。外每屆月杪。人各予以二元。名之曰個人經費。彼時適滬上某報之稿費匯來。長者乃按名分給。惟其長孫多予小銀元數枚。且給且笑曰。『汝將此可誇耀於阿叔及姑母前。謂若輩之月費。尙不及汝之多也。』長孫乃歡躍而去。

李俄午膳矣。食已略事休息。笑謂其夫人曰。吾之日課時間。又至矣。乃往宛虹桥。菸業會館別室內。撲新聞報。鏡中人影繚。稿鳴呼。孰知長者之壽命距此。

時間僅有五小時而所撰之稿即爲長者最後之絕筆耶言念及此能毋愴然淚下。

長者撰小說無論多寡每日均以二小時爲限卽此一端已非其他小說家所能企及此外非以花鳥怡情者卽閱書報或弄孫枝爲樂是日甯家謂其夫人曰花無恙乎鳥無恙乎夫人笑曰諾有頃忽召家人集其前並執其夫人手曰吾生不辰逢茲亂世不能以十萬毛瑟殺盡天下民賊僅藉一枝禿筆描寫社會罪惡聊解嘲耳非吾願也吾行年五十矣漸趨暮境生平著作約千萬言嘔盡心血促我天年况邇來文機甚窘吐字維艱再遲數年恐爲沒字碑矣若不及時行樂藉花鳥自娛吾墓草且青矣蓋長者平時與家人不多言茲忽作是衰飒語其夫人頗詫爲怪事因以他語亂之長者一笑而

罷。

及晚餐後鐘鳴已七旬矣長者神色無稍異第覺頭微眩亟命女僕賈水灌足灌已子女輩道晚安去長者偕其夫人入寢室仍談笑自若少選覺頭眩益烈急呼小才子詣藥鋪購陳香檳榔並親書一紙予之（君屢患頭眩必食陳香檳榔頗有奇效）斯時長者欲吸水煙夫人裝就授之忽失常態手足顫栗而烟袋墮地夫人驚惶失措大呼子女輩至燭之見長者面唇青紫撫之則已僵矣

次日午後六時余聞耗往入門覺陰鬱之氣與閨室哀號之聲無不令人淚下蓋長者已入殮矣余詣靈前跪拜已剗以臨逝時之顧未其夫人及介弟哲嗣告余如上所述

第六章 涵秋之身世及家族

附年譜

涵秋誕生於式微之家。既如上所述矣。然援西洋爲著作家著年譜之例。涵秋既爲當代第一流小說家。則其祖若父若母若弟若妹若妻若子女。不得不連類及之。俾世之讀涵秋作品者。因涵秋而知其身世。而知其家族。是亦涵秋歷史中不可少之一格也。余因循是例。先敍其家族焉。君祖諱雲齊。元配祖妣氏嚴繼配祖妣氏陳父諱朗卿。妣氏高叔諱星伯。叔妣妣氏未詳。弟名蓉。漳字鏡。安別署漱香閣。主工詩古文詞。妹一適戴氏。妻薛氏。深於國學。有掃眉才子之譽。涵秋每著小說。輒與夫人商酌。然後屬稿。子二長睿。鸞字芝。石卒業於省立第五師範學校。次桂。鸞字稚秋。肄業於第五師範女三均卒業於女學校。長俊。鸞適吳孝莊。次豔。鸞適茆玉。書三紫。鸞適王筱園。俊。鸞通。

編一
翰墨常爲乃父謄稿故涵秋寄往各報各書局之小說字迹娟秀皆其長女公子手筆也長媳郭氏次媳周氏孫一茲更署一簡單之年譜如下

年	份	年齡	概略及經過事蹟
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一歲	正月十七日卯時誕生於揚州真君巷本宅	
清光緒四年戊寅	五歲	弟鏡安生	
清光緒六年庚辰	七歲	妹生是年父朗卿公逝世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十七歲	設帳授徒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二十一歲	受知於溥宗師科試入學第四名秋病危漸瘥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二十二歲	受知於龍宗師歲試拔取一等一名食餼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二十四歲	娶夫人薛氏	

卷一 第二

春秋 漢宋

春秋 漢宋

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二十五歲	長女俊鸞生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二十七歲	
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二十九歲	出廩缺捐貢就館安慶年終返揚州
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三十歲	母高太夫人逝是年次女豔鸞生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三十一歲	受李石泉觀察之聘就館湖北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三十二歲	著雙花記小說是年三女紫鸞生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三十三歲	著雌蝶影瑤瑟夫人琵琶怨雙閨血等說部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三十四歲	著姊妹花骨梨雲刦並頭蓮珍珠囊滑稽魂等說部 爲奸人所陷幾成冤獄是年秋次子桂鸞生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三十五歲	著孽海雙鸞過渡錄奇童案丐界之四傑等說部
清宣統元年己酉	三十六歲	年終由湖北返揚仍就館李觀察第

年譜

清宣統二年庚戌	三十七歲	應附淮高等小學校之聘充國文歷史地圖教員
清宣統三年辛亥	三十八歲	充揚州民政署秘書長旋去職
民國元年壬子	三十九歲	仍為高小學教員著雪蓮日記及秋冰別傳
民國二年癸丑	四十歲	應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之聘充國文歷史教員著綠林怪傑
民國三年甲寅	四十一歲	應上海大共和報之聘擔任說部以過渡鑑易名為廣陵朝逐日登載
民國四年乙卯	四十二歲	應上海新聞報之聘擔任說部以並頭蓮及沁香閣筆記先後登載是年長女俊麗嫁
民國五年丙辰	四十三歲	著俠鳳奇緣是年叔父星伯公逝
民國六年丁巳	四十四歲	著戰地鶯花錄
民國七年戊午	四十五歲	著還嬌記及續廣陵朝稿載神州日報是年繼祖母陳太老夫人逝世
民國八年己未	四十六歲	著魅鏡愛克司光錄情天孽鏡等說部是年次女點鶯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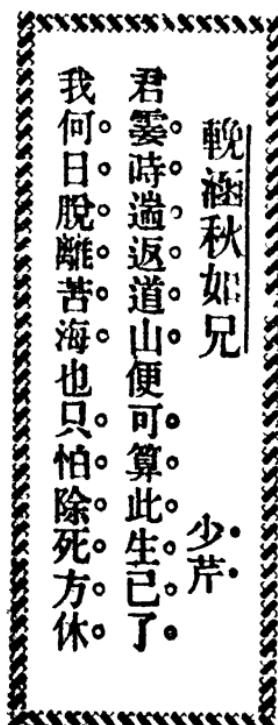
秋涵年譜

民國九年庚申	四十七歲	著好青年等說部是年長子壽鶯受室旋辭教務專任撰述
民國十年辛酉	四十八歲	著情錯自由花範愛克司光錄續集雜鶯影衆生相玉痕小史等說部是年秋生孫來滬擔任小時報及小說時報主任
民國十一年壬戌	四十九歲	著鏡中人影怪家庭日覩十年之怪現狀等說部是年辭時報返揚三女紫鸞嫁
民國十二年癸亥	五十歲	夏歷三月二十八日戌時暴卒

晚涵秋如兄

少芹

君霎時遄返道山便可算此生已了。
我何日脫離苦海也只怕除死方休。



李涵秋

江都貢少芹撰述
芹孫編校

第二編 涵秋藝術

第一章 涵秋之文 附小滄桑志

涵秋說部之佳早爲世人所公認譽之者謂其爲當代第一小說名家誠不誣也至涵秋之文大約非與之素諳者卒未由知之吾今既爲彼立傳亦當介紹其文與讀者相見當科舉時代涵秋卽不以帖括爲然而所著制藝能掃除陳義獨樹一幟蓋其文字皆從國策及史記脫胎而來故落筆不同凡響也然有時不歸繩尺往往爲一般老師宿儒所訾議涵秋弗與之較也余與涵秋訂交之始蓋以文字爲媒介當涵秋應試時余猶在窗下咿唔斬斷

然致力於所謂八股者，顧余作文輒好奇，每一題到手，專作人所不敢做。不能做之文，脫稿後，自信非笨伯，能及大有睥睨一切之概。以故一藝甫成，譽者少而毀者多，余口雖倔強，謂若輩不識我文，然撫衷自訟，似有未敢自信處。適同學者糾合各塾學生數十人，結文會，互相砥礪，月值兩課，延吾揚有名之制藝家評定。甲乙一日，某孝廉值課，以『適秦』命題，余因此項題目，若作平平穩穩之文字，有何出奇制勝處？乃於起講出題下，作二十四小股，專以吐囑風雅爲能事。中有四小股云：『豈無臨歧餞別，而陽關曲罷，悵故人兮已遙？惟是載道驅車，而秦嶺雲橫；望家鄉而何在？山月送行程。聽羌笛一聲，驚破征人之夢。』『墟煙餘古戌，過雄關百二應嗟。行路之難，』是文體清後，呈送閱卷者批閱及揭曉，乃抑置第三名。其批語謂文筆雖佳，惜

非純正之作。云云時君之介弟鏡安曾攜是課訂卷歸而閱之爲涵秋所見。獨不喜他文惟獎吾作不止謂此人與吾同調因囑鏡安邀余至與語甚契。初余殊自負能文自識涵秋後覽其一切作品處處先獲我心且有突過余處乃自歎弗如由是余與涵秋因文字誼而訂肝胆交焉顧上述非炫余所長蓋表章涵秋之識文也涵秋旣具識文眼則彼之著作超妙概可想見雖然余空言謂涵秋之文佳閱者必署余以無謂之諛詞媚我亡友茲於舊篋中覓得涵秋二十五歲時自書所作之『小滄桑誌』一篇全文刊諸下方並以首半頁製成鋅版與讀者相見雖未窺全豹然即此一斑足以證吾言之非妄矣。

小滄桑志自十六歲至二十五歲

人生苦樂。泡影倏散。回憶兒時。益復駭異。豈在人所以有年譜之作也。然至今方壯。春秋未高。並無大事。可以追憶。累此筆墨。誠爲何謂。第念生平性情。數歲一變。書之于冊。即佛家所謂布施法也。香溫飯飽。助以自證。繩我勒我。所不暇計。噫嘻十六。以前人或知我。我不及自知。失此而下。家道中落。大室而小遷。骨寒而藿食。縣廬苦趣。悲感交迫。無以為生計也。我于是有授徒之事。前徑出塾。旋又海人。既忘威重。心寔游懷。東家翁咸曰。小先生。小先生。予蓋以此先生自居。信錄胸述。三五為戲。書不知何以教。其後字不

知何以教其習也。童子狎其逸而溺其安。皆樂與先生游。歲入修脯半資家食。半製衣履。窮極妖冶。堂上老人素溺。縱弗忍責。有佩珍者。家之私親。而吾之曠友也。言無不合。行無不偕。絲竹迷離。風月涵養。寫其哀婉。也有詩詩所。弗能達者。則以哭繼之。蓋胸中幽怨之氣。忽忽其不知。何自而生。何至而止也。君子是以知非。予家之福也。又明年境遇愈嗇。而狂縱愈甚。甚至花鼓之班。燈火之會。以得儕其列。爲榮。修長眉灌皓齒。黝髮而香沐。偷作石黛妝。神摹而心志之舉止。皆媚外人。由是或以譏刺之語。相乘鳴呼。世人不知。予而一女子。獨知之。我於是于爾年中元之夕。而有江皋之遇。初予襯襯時談姻於某氏。以幼弗果成。及其長也。又以貧弗果成。旣怨身世之不振。又痛年華之駛逝。積旬成帙。鬱懷畢露。好事者私以貽媚。香媚香愛之爰出。非禮來援。

琴之挑而予乃無心於某氏之姻矣。會合之奇酬詠之樂離別之慘思慕之苦載在媚香列傳蝴蝶夢珠玉姻緣。其他又散見於諸詞章如桃花曲陌上花香閨紀夢種種茲不具贅請略言其大者十九年秋八月赴童試暴願而還予既落拓不得志而閩中又有迫歸信相持而泣目盡腫天幸挽回歸議中輟益下帷讀媚我玉人由是吟風嘲月之興稍稍就戢經此一恐求合愈亟而佩珍又往蘇無與計議者顧影自望益形單隻歲旣告終而新正十七日又予之誕辰也時不再來擲復可惜同人咸餽貽相賀余始訂交於貢子少芹形迹甚密臭味益得其投合若佩珍而文字道義實過之是日也開瓊筵設盛酌摘酒籌而爲賭句射覆諸戲先是設八籌而各鐫以花名以定坐次主客不禮以籌爲序焉而余終以爲歎又以貢子新交不可屈方志忑間

及籌脫諸手少芹適得牡丹牡丹王也注首席而余適得鳳仙鳳仙婢也泮
未席諸友依次畢坐皆極有佈置同人相顧大樂予尤眉飛色舞喜極欲躍
蓋不待痛飲而已不覺其神之旺而興之豪也顧我生平此會極盛何以三
五年來死者死去者去忽不覺其失聲欲哭也悲夫座中有高竹亭者年少
於余而視余爲兄者也因飲予處見予室不廣謀所以爲我讀書之地街南
有古都天寺地僻而室靜商之老僧僧領焉余是時乃僦居于外也竹亭有
此志時親質予予亦教之予以獨居益復寡歡春風蝴蝶秋雨蝦蟆心與時
寒命隨境蹙往往有悲颺從西北來披襟露坐以病爲樂酸臆一震拳爪皆
血媚香誠予以書繼以泣諫予固無恙卿復何如是年冬媚香之母夫人奄
忽大逝而媚香瀕死者屢而予亦以媚香諫予者諫媚香而媚香苟活伶仃

一身孤苦無告鄙人薄德壯不成名然方以明年春試爲慰也春試捷矣而賀者誰乎差池三月飲恨百年蓋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也我於是有所河梁之役媚香既去求婚者踵至余思謀故劍相傳其已字人又接蠻語淒痛欲絕其言曰李氏子昔貧無與論婚者今幸矣若何患無妻其詞有若深憾於其母也者一言在耳刻鏤寸心余固已矣是何奇女子之多也若竹亭之婦亦然見竹亭有赴試志慨質簪珥從予南下大願未遂中道忽殂我於是有痛故人之淚文星未照病魔旋侵七月來歸幾不起我於是有懺悔之意方其熱而病病而憤也憫憫然懵懵然臨河干而狂叫曰舟來則喏舟中則蜘蛛網滿焉見有婦人若蛇者矣若怪鳥者矣若蛇者曰而來前而吾子也而與吾冤結三世不解及自顧果人而孩也者大駭弗顧而狂奔其追與否不

知也。坌息始定，有持刀者刃吾頸，血流注死。至一官廡堂上，虛無人見。世所謂刀其山劍其樹者，則羅列森嚴，毛竦而舌噤，又裸自分墮落，忽有呼聲起後庭，命送予至室後亭上，則見持燈籠而挽吾者老人也。始惶急着衣去，果至一處中設數案，案各置一硯，獨予硯墨水傾於外，亦自不解。少頃又見前老人促予歸跋涉數十里，足趾皆破，恍惚入門，門闢入堂，堂闢又有一棺，心甚訝，以爲死我固在也。以爲在而棺內又何人，輾轉間，啓目視，則合家環榻涕泣焉。歷歷告予諸狀時而作喘，息聲時而蟄伏，時而泣，時而跳，時而大呼。余亦備述今夜所遇，相與悲喜，誠勿語人。恐弗祥而予岳家探視者，則踵相接也。仲夏訂婚薛氏，仲秋遂大疾，人多歸咎於女，而予辨其謬，而予亦漸瘳。閱一載，歲試冠軍，得補廩膳生，而量時之咎女者，咸賀女吉凶無常，毀譽。

無定可哂也。女家迫予娶。予以補廩事多拮据。謝焉。竹亭既死。而所居之寺老僧淡於禮。余又僦居西偏之會館。其境較幽勝。栽花竹甚夥。且下榻於是。以婚期近。思擇居。有張君慶廷者。其居有空宅。余亦嘗至其地。南抱康山。北臨大河。四顧蕭然。心清而志適。我於是又有遷居之役。是蓋光緒之二十有三年。余春秋已二十四矣。風月情懷。久經消歇。而蜚言惡語。時時適至。六月。贅入薛。七月。有金陵之行。戰弗利。今年又廢成法。改新章。當世多故。予猶碌碌。無所短長。是則予之愧也。後日方長。予其勉之。余將濡墨吮毫。以俟予之所行。

第一章 涵秋之詩

附原稿及原廣二輯

涵秋幼時。卽喜讀紅樓夢。最服膺於晴雯葬花詩。未成童。卽搦管綴句。雖間

有可采處。然綺思豔語，滿紙皆是。終不免有幾分肉麻意味。至成童後，稍有進步。然卒不能脫香豔窠臼也。迨後詩境漸臻，若宋若六朝若唐若晉若漢魏，皆得窺其門徑。由十七歲起，以迄三十六歲止。此二十年中，皆有著作。共成十有八冊。三十六歲以後，君壹志從事於說部，不復吟詠矣。綜計君之詩境，變遷約分三個時代。由十七歲至二十歲，刻意摹仿王次回、龔定菴兩氏。氏境變遷，約分三個時代。由二十至三十歲，竭力學晚唐。自三十歲而後，則寢饋於晉宋之間，雖未深造其堂奧，而每有作品，能鍊字鍊句，而不現做作痕迹。是蓋君之天分過人，由二十至三十歲，竭力學晚唐。自三十歲而後，則寢饋於晉宋之間，雖未深造其堂奧，而每有作品，能鍊字鍊句，而不現做作痕迹。是蓋君之天分過人，處處有時立意用筆，既淡而遠，則又酷似老陶。此外慣喜以尖穎筆墨，刻薄口舌，冷譏熱嘲，不留餘地。以處人是卽君之所長，亦卽君之所短。以故漢上消閒錄、大開詩戰、幾釀成文字冤獄，雖曰中傷者太無人格，然追原禍始，實君。

之咎由自取也。茲於篋中覓得君之十七歲及三十六歲親筆自書詩稿數頁。製以鋅版附刊左方以供衆覽焉。

讀涵秋詩戰歌有感 天際飛鴻子

麟鳳龜龍孰假眞。一番詩戰一番新。
長城百里留飛將。破斧三年贖老臣。
晉史自編終帝魏盟主已推涵秋燕。
塘王任俠恐歸秦。憐余空有橫磨劍。合作神州袖手人。

沁香集

庚寅年十七歲

韻花館主稿

遊平山堂

平山堂果是平山。翠前千峰古徑閒。到境自然心寂靜。穿林那憚路迴環。落花鋪地紅三尺。密竹遮天綠一巒。隱心鐘声起。雲際對茲妙境樂忘還。

秋風

兒家門戶閑重。何事新涼透。幕中吹得羅襦太輕薄。捲簾小語。

罵秋風。

秋月

吹滅銀燈露氣清。一窗花影盡縱橫。多情祇有深秋月。照到蘭闌分外明。

秋水

紅蓼依依曲岸邊。果然一色匝長天。儂心直是湘江水。連夜東流抵客船。
一泓秋水淨無瑕。照影羞差日未斜。行到小橋波似鏡。遊魚誤唼鬢邊花。

征夫

連天烽火陣雲高。出塞將軍血漬刀。繞足征塵馳白馬。驚心殺氣透青霄。
三更笛弄關山月。萬里身猶故。國袍不見沙場征戰地。每逢陰雨鬼聲嚎。

重陽

風雨淒淒盡掩門。菊花籬落冷煙痕。年年重九人消瘦。欲采茱萸已斷魂。

梅

縞袂翩翩倚碧欄。槿籬茆舍不知寒。冰心自抱凌霜節。莫與凡花一例看。

花朝

滿園紅紫綴雲霞。粧點春風玉女家。儂自拜花花欲笑。笑儂命薄亦如花。
小園料理可憐春。一倚欄干一愴神。今日護花花轉媚。他年誰護護花人。

掃墓

四面蒼松接翠空。一坯黃土白雲封。傷心掃墓人歸後。幾點殘鴉泣晚風。

弔瑞麟并序

百日沈疴先生永逝五年良友後死徒悲痛腸斷兮秋風歎魂消兮絕域

摧肝置胆感當初知己之恩冷雨淒風唱何處尋君之曲新詩一首恨事

千秋魂如有靈伏維尙饗

既屬因緣淺何如不見君荒山留舊迹古寺起愁雲
松停城外淚與臺齊落心借紙共焚從今書案畔無復共論文

維揚弔古

史公祠裏古梅幽蕭子墳前碧水流吾揚廣儲門外有蕭孝子祠一自全忠一全孝英風
盛德并千秋

病訊

前身合是海棠花病骨支離倚絳紗守禮不教郎暖嬪頻來猶累汝煎茶閒
翻本草尋丹訣悶檢殘英葬玉華嫁得書生還命薄夢中驚喚布帆斜

廣陵懷古

轉眼滄桑事莫論。西風何處不消魂。垂楊仍是當年路。芳艸難尋。昔日村舍。
谷煙花成舊迹。蕪城風雨又黃昏。我來獨向平原立。景物淒淒正掩門。

詠菊

淡紅淺白總風流。老圃縱橫滿徑幽。瀟洒宜供陶令酒。清高不上美人頭。
疎籬落娟娟。月窄窄柴門淡淡秋。知是君身有傲骨。寒霜未必爲君愁。

題畫殘菊

名花何事太淒涼。點綴殘英暗自傷。收拾秋風蒼老筆。不嫌消瘦曲籬旁。

采菱

大家齊唱采菱歌。船到中流月色多。莫怪夜深便歸去。有人窗下蹙雙蛾。

沁香集

韻花館主稿

己酉年三十六歲

二月二日有九日偕日本岡幸七郎中久喜信周山田飲江
小劍南及宦誨之鳳竹孫蕭瑞齋寄傲生念陵諸君子宴
於漢上之嘉賓樓即席成二律

烟雨暝江路狂奴殊未來前一次之宴以風雨未赴劍花生暗壁詩草滿春臺
千里結真賞半生憐霸才相逢應一笑一笑一千杯
屏鳳舌良觀捉人登酒筵江光浮檻窄山影入杯圓島會無賓主

狂吟勝管絃。瀛州在何處。渺渺郢門煙。

醉後狂吟戲諸君子

我自喜吟詩。吟詩不知醜。有詩而不吟。罰汝酒三斗。三斗酒一首詩。勸君慎莫苦相辭。碧欄干外黃昏月。又逐東風上柳枝。

二月九日送鏡安弟往通山歸而感賦却寄鏡安

鸚鵡窺人花眼媚。金煙爐漾愁心醉。燒盡紅筵燭。幾條畫屏呢語。辜春睡似說。東風剪綠波。吳江前日唱驪歌。天涯未算消魂地。楊柳青青更渡河。河南河北一千里。怪石荒山只如此。馱着詩魂上馬鞍。羅衫黯流生塵溼。祇欠東郊百畝田。征途日日復年年。妾心長似機中錦。君意還同水上船。天釀重陰寒。瑟瑟酒樓風勁。旗頭直一尺。春霖一尺泥。便教有夢應難覓。土牆腥溼孤。

嬌青村膠凍。殺玻璃瓶剉來。馬艸作裯褥。不辭牛壁。如雲屏。眼中事。跡心中現。雙袖縱橫淚如霰。昨日思君上鶴樓。今日樓高望不見。江山隱隱江水流。江烟渚艸生新愁。人生到此百不樂。我亦蒼茫成倦遊。

春日雜感

茶甌藥裹病心情。春鎖重簾雨未晴。一例炊烟都不起。銷魂何苦又清明。
才拋家去夢先歸。楚楚春衫減帶圍。猜是香閨風景換。櫻桃紅瘦荔枝肥。
玲瓏身段高于昔。一曲清歌一解珠。穿過假山亭子去。更拋紅帕打猩奴。
鯉魚未老燕飛來。抵死瑤函竟不回。猩血做心愁。做骨未應容易便成灰。

附春夜書窗有懷涵師

葛文琰 韻梅

嫩嫋東風拂面來。閒看爐篆半成灰。侵簾碧意春留草。貼地香痕月浸梅。短

楊攤書燈蕊暗。小窗作字病魔催。奈何一水天涯渺。難向師前訴寸懷。

爲葉蘭陔畫菊

蘭陔眷一妓曰菊仙詩以調之

絢華小刼墮風塵。霧鬢雲鬟認未真。不識是仙還是菊。願君憐取畫中人。

爲織雲女士畫月季花

搓硯滴粉費工夫。持向花中辨得無。記取東風三月暮。漢宮春曉美人圖。

附再成四絕寄涵師

葛文琰 韻梅

雨餘庭艸淨娟娟。獨坐空齋思悄然。猶記去年初問字。隔江飛遞綵雲箋。
停雲藹藹憶吾師。想見傳經侍坐時。茶籜藥甌消瘦盡。病中祇愧報書遲。
鶯聲啼遍綠楊烟。節序匆匆又一年。咫尺睽違難聚首。枉期桃李植庭前。

慨慨幾度拋湘管。難達幽懷楮墨間。愛我最憐師氏意。先從天外惠琅函。

北風

北風吹地骨赤暑潛無形。單袷滑於水。孤燈秋上屏。人情終鹿鹿。我髮欲星星。亦有梧桐樹。淒涼未可聽。

春日郊行書所見

棠梨樹下土花春。獵獵東風碾路塵。一陌紙錢消受得。去年猶是踏青人。

自嘲

不涵春意祇涵秋。當日題名已足愁。文字媚人同妾婦。酒棋誤我不公侯。側身天地誰青眼。幾度星霜催白頭。但說尊鱸好風味。江南曾未有歸舟。

答包袖斧

柚斧近作有涵秋善罵之句知我者其柚斧歟雖然柚斧知我柚我猶未知今日之我也蓋今日之我已決意不復罵矣豈惟不罵且將不言柚斧知我如何如何

銀月耽秋夜照人冰雪心冰雪久不鎔矛戟寒森森大俠塵性命纖人殉黃金我夫何有心慕歸巢禽有舌可嚼肉有手可操琴何必紙與筆與世徒商參螢火無遠影虯竅多細音舉世貴耳目長風號寒林昨夕出北郭萬塚相崎嶇白骨不作土誰非僉與壬感此三太息歸來空復斟閒庭掩袖立柱香飄衣襟蟾蜍不得死山膏有時瘡

有懷韻梅賦此却寄

鬚眉閱盡不稱意坐令把酒懷佳人珠簾瓊闌塵不落清光迸作心花春親

裁蕉葉繡錦字小詩一幅青鱗鱗欲往從之無羽翼冰蟾輝隔城闕立秋
一日白龍死蒼天吝雨如貞珉飢蛟負隅蠅側眼癟鬼大笑張朱斷赤角乘
權各有序奈何侵我秋三旬忽憶小艇入溪水晚來新炊薦鱸莼長安人海
誰識此花前屢顧骯髒身詩成在手欲相贈不贈名下士不贈朱門賓飛緘
贈汝亦有因冰雪爲心玉爲齒願君爲我長呻吟

閏二月十五日清明

往歲清明魂已斷今年况值月圓時庭前小雨坼蒲甲道上野風搓柳枯馬
爲看花驕不走人因中酒坐成癡遙憐兒女拋書卷笑上鞚千亂鬢絲

再答柚斧

柚斧遠於詩然偶入其中便得妙語所謂夙慧非耶收入法王座下亦大

獅子吼也。戲爲此歌。勿嗤謬妄。

少芹按此歌登載於閑錄後大詩戰起矣

爲客如爲僧。空堂寒欲冰。學詩如學禪。須參最上乘。包郎幾時祝萬髮。奪吾衣鉢傳吾燈。怒龍孽虎伏肘底。口吹花雨空中昇。有時芳草繡平野。有時枯石纏瘦藤。有時寒夜泣嫠婦。有時霧雪盤蒼鷺。詩來丐吾誦兩遍。吾已拳拳服胸膺。非是與郎有癖好。門外野狐多憑陵。老僧不聞復不見。貶吾耳目吾安能包郎勉矣。得正覺待郎牟尼塔上之高層。

陶步兵斷指歌

步兵陶勳臣。鄂人以爭鄂路故。斷指勵當事者。竊壯之賦。短歌蕭蕭易水亦變徵之聲也。

明君若使之殺敵。必能對賊拋頭顱。夜偷大營渡江水。怒潮熱血相鳴鳴。拔

刀斷指。指墮落我嫌。一指徒區區。斷指願君斷。十指縛以長纓懸京都。一一遍指賣國奴。

辨琴女弟子在日本結婚詩以賀之兼示韻琴

狂夫畜女若鸚鵡雙足齧以金連環萬珠壓髻作新婦春時見花多羞顏綠雲迸破鴛鴦鏡却是同心不同命冤魄天牢一萬年銀蟾冷熨蛾眉病西施水碧皆金仙一枝一葉生青蓮天風吹我過滄海亂鬟跌足神娟娟女龍孤飛自愛惜春愁不解腰支窄郎君寂寞意殊衆秋水瞳人忽然碧錦江躍起紅鯉魚嬌姊盥香啞素書楚管蠻絃靜愁絕鱗波妒煞雙芙蕖紫駝之峯鳳皇髓黃金蟬鬚珊瑚蕊尋常嬌女已足喜况是吾家雌桃李

懷少芹并步原韻

久繫徐生榻。空齋風雨深如何。一燈碧長照別離心。山鬼窺人影。春蟲擾苦吟。南樓三五夜。趁月誤追尋。

第二章 涵秋之書畫

附遺墨遺畫六幅

涵秋少時初挾一種發科發甲之觀念橫亘於腦筋中於是搜集所謂館閣式字幀刻意摹之又參以趙董等帖以故童試時陳仙樓及沈碧香兩太守獎其字冠通場比掇芹食餼後覺雅好時尚曾不足當識者之一粲乃一棄從前側媚筆意取前人字蹟朝夕臨池焉先習褚河南聖教序旋摹孫過庭書譜雖不能盡似然筆勢放縱氣度嫋雅決無絲毫俗惡氣是其所長也君未游幕時曾爲余書屏條一楹聯二扇三余以良友贈我頗珍視之嗣余至漢皋亦攜之偕迨陽夏大戰余舉家被焚君之墨寶亦罹於刦歟後欲倩

君爲余再作數幀。又深知其文儕甚。夥未便作不情之請。清末君就館鄂省。曾爲其居停李石泉書一團扇。會盛暑。石泉晤梁廉訪。鼎芬於勸學所。擊涵秋所書之扇。往梁固素以善書名於世者。見筆索而觀之。頗加以激賞。惜其有氣魄而無實力。實則梁之字雖用筆挺拔。然以余個人眼光觀之。尚不及。涵秋之沈厚也。前歲君在滬。與余言深以賣文爲苦。余勸其拋棄現有之生。活以粥字。君終不敢自信其議。遂罷。今者涵秋死矣。凡讀涵秋之著作者。未必能見涵秋之翰墨。茲覓得其遺墨數事。亟爲刊列於左。非敢謂涵秋之字。能異於人也。亦字以人重之意耳。



涵秋之字既介紹與讀者相見矣。至涵秋之畫匪惟諸君不曾見過卽吾揚人。士除與涵秋素諗及其最親近之學生外亦從未易其作品蓋涵秋之畫由十數齡起以及三十歲爲止課讀餘閒輒從事丹青聊以自娛間有友人索其畫亦少所應命余與涵秋交三十年亦僅爲余繪扇一小屏條二扇則臨摹戴醇士山水屏條則一爲秋柳鳴蟬一爲墨菊花雖稍覺稚嫩然一種秀逸之氣是其天賦原君初繪花卉翎毛設色極鮮豔繼卽從事山水更能自創章法不爲古法所囿憶君爲余繪紙箋時其事甚風趣不妨爲讀者諸君告焉已亥春余詣涵秋塾閒話涵秋見余所持紙箋兩面皆白於是取箋置案上一壁與吾絮談他事一筆吮筆濡墨爲繪山水俄頃卽成并自題數語曰「少芹不索我畫我偏要畫且漫畫遠水遙山自謂尺幅中有

千里之勢蓋我非畫前人之畫乃畫我之畫」云云已而擲簾於余前曰子
 視此何如余視之章法疎略有致因攜之歸亦不知其珍重也比辛亥是扇
 權於陽夏之劫火當時亦不之惜然猶以爲君固健在他日會晤時再要君
 爲余走筆當非難事不料此後君壹意向小說中討生活筆債大忙實無暇
 及此余猶將俟異日今君歸道山我思吾兄我益念念君第一得意之筆
 不止書至此吾淚不覺涔涔下矣幸君所繪之屏條二紙吾尙藏諸舊篋中
 亟製銅版刊之左方雖不敢言工然似此寸縫斷素已成鳳毛麟角矣



第四章 涵秋之金石

附自鑄圖章十一方

涵秋幼而好弄。凡諸美術品。苟爲彼所見。輒喜刻意效之。其天資靈敏。稍事學步。卽有可觀。迨得其門徑。後不必拘。拘求工卽棄去。脫有勸其復理舊業者。則毅然謝絕。蓋生性使然也。彼在窗下。於讀書作字外。悉專心於種種藝術。旣如上述。而金石一門。亦嘗奏刀焉。初君最喜收藏印譜。見佳者。卽儉衣縮食。以購之。亦所弗恤。及觀摩日久。乃以鐵筆剏石。以爲消遣之一助。又久之。自謂有心得。自鑄圖章。輒不舉以示人。一日余至君處。見君埋頭案上。左持石。而右執刀。刀入石際。石屑霏霏。下詫曰。子亦擅此技乎。君笑曰。諾。少頃。謂余曰。余之鑄章。但求適於意工拙。弗計蓋我自有我法。不類肆上所市之品。余因丐君爲我刻數石。君頷之。越日。君過。我攜數石來。視之。乃余之名。

及余之字各兩方也。余當時不知優劣，第拜嘉厚賜而已。旋友人知君精是藝，咸來匱君。初猶應命，繼厭其煩，不特謝絕來者，並已亦舍是業矣。及光復後，君執教鞭於第五師範學校，而兼海上各報撰述偶檢舊篋，得筆與石不覺技癢，乃自鐫一「著書時代之少芹」，相貽在余。自維烏敢當是七字？雖敬謹拜君，又鐫一「著書時代之涵秋」，數字適余返里，先數日遇君於塗，謝則置之書籠中，決不敢一用。惟邇來則偶一鈐之余，雖出書數十種，妄以梨棗私心，自訟實無一種可以壽世，殊負君當日相期之殷也。茲者君已逝矣，似區區數石，本不足傳君，然以君之多才藝，若竟聽其湮沒無聞，又無以對君用特。詣君第，面要君之夫人及介弟鏡安，搜羅君之自鐫圖章，製成鋐版，刊載如下。

李涵秋

江都貢少芹撰述
芹孫編校

第三編 涵秋軼事

第一章 幼稚及少年時代之軼事

涵秋束髮受書時卽從儀徵黃世傑先生讀。與比鄰周家鼐（字鼎臣，後其女公子爲涵秋之次媳）同硯周面色晳白。涵秋亦溫好如女子而眉宇間絕秀麗。因有一雙璧人之稱。每屆出入學塾皆偕去偕來。市中婦女謂爲孿生子。時涵秋粗解吟詠。卽以此事曾賦一詩。中有句云：「曾記日斜歸去晚。」家家低語說雙胞。蓋記實也。顧周富而涵秋貧。雖家鼐屢邀之至其家。涵秋嚴却之。詰其故。涵秋曰：君家僕從如雲。我以窮學生而入顯者第。設遭若。

輩。白眼受之則不甘。弗受必使君難處。計不如不往之爲愈。其志氣高尙有如此者。

三十餘年前。吾揚評話家。如李國輝。蘭玉春之三國演義。鄧光斗之水滸傳。金國燦之平妖傳。龔午亭之清風閣。秦鑑南之說唐。張麗夫之彈詞。無不各擅勝場。滿秋幼時最喜聽講。且成癖焉。顧天資極穎慧。一經入耳。悉不遺忘。歸卽摩肖書中人之姿勢。與口吻於祖母及其母前。覆述之頗得其彷彿。更能歷舉書中之情節。脫漏處語極中肯。祖母戲謂之曰。待汝長成。將使汝習評話業也。厥後君爲當代第一小說家所取材料。半基于此。

涵秋幼時最喜與人通譜。不論生張熟魏於立談間，卽交換紅簡一紙，稱謂弟若兄矣。當從黃世傑讀書時，同硯中有何甲余乙者，年皆少於涵秋，以語言投契，因提議結盟。何余兩生略識之，無召君代書蘭譜，詢及兩生之三代名字，兩生不復記憶。涵秋卽以己之三代書於何余之帖上，兩生歸語父母怒。涵秋冰語曰：「彼兩人既謂我爲兄，我之祖若父不啻彼之祖若父也。」何怒爲其出語冷峭，有如是者。

涵秋當十二三齡時，卽愛讀紅樓夢。讀至寶黛情史，覽寶玉性情，與己甚合。自况，玉是我前身，會鄰有幼女，年與涵秋相等，面目亦娟秀，心愛之，藉比鄰名義。時至其室，因與女近互相過從。暇時述寶黛事以告女，且曰：「今而後。

子呼我爲寶哥哥我呼子爲林妹妹可乎女應之一日涵秋與女嬉故以手撩其脣女哀之曰寶哥哥饒我涵秋亦戲之曰林妹妹我真愛你女父母聞之詰女何忽有此稱謂女具以告其父母恐涵秋導女不義也誠女與絕

涵秋讀書私塾中聰穎高於儕輩每屆同學作詩屬對時慣爲人捉刀其辦法每字以一文錢計算逢一課期可得數十或百文之酬金塾中有某生者賦性狡黠屢向涵秋爲槍手不名一錢涵秋峻拒之某白諸師師怒除嚴責涵秋外以後凡試他生輒先遣涵秋去

同學中有馬生者回徒苗裔也性桀驁不馴屢以細故與涵秋爭執甚或從

事武力。涵秋胆小而體弱。弗敢與較。然心實惡之一。日先生講解四書至雞豚狗彘之畜句。因逐字解之。至豚字。先生曰。豚即是豬。講畢。馬生詢。涵秋明日覆講時。當以何種名詞代豚字。蓋同徒最忌說豬也。涵秋曰。最好以祖父代之。（豬與祖諧聲）馬問其故。涵秋曰。祖父卽豬。豬卽爾祖父也。

涵秋在塾中。於讀書習字諸課外。尤喜從事圖畫。時君之介弟鏡安。（名蓉漳）與君同學。始認字方。涵秋恐乃弟之不能記憶也。乃於字方之背逐字像形繪之。如今茲書坊所售之字方式。雖不甚精工。然極相似。塾師見之歎爲智慧過人。一日與某生因事齟齬。乃繪一龜於紙上。塗以漿糊。潛貼於其背。以爲戲。及長。嘗爲友人繪扇面。如花鳥蟲魚等物。靡不栩栩欲活。可謂多。

才。多。藝。矣。

涵秋自幼性好潔。雖粗布衣履亦必拂拭。無塵垢。其師黃世傑屢命其裝旱煙。爇火與之吸。而煙桿之上涎臭觸鼻。油膩粘手。雅不願從事斯役。黃怒而責之。涵秋啞之。乃潛以巴豆末滲菸中。黃吸之。俄頃嗤嗤然聲如裂帛。又似蛙之格格然。越數小時。始止。諸生皆鬨堂大笑。

涵秋十三歲。始學作詩文。出語皆吐囁雋秀。一日。塾師以細雨溼衣。看不見。命題得衣字。使涵秋作五言四韻試帖。詩起首點題四句。云「有雨如無雨。沾衣似溼衣。緣何看不見。祇爲細而微」。一氣呵成。信非老手。不辨塾師謂。

非凡品

涵秋幼時即喜放紙鳶。每屆春令於午膳及散學後必以此爲戲。又以市中所售之風箏形式笨拙乃自製之。如蜈蚣蝴蝶蜻蜓及美人之類。經其手造既精緻而又銖兩悉稱。更傳以彩色繪事靡不形狀如生。他兒所弗及也。

涵秋於繪事外尤酷嗜圍棋。有醫士孫伯仙者素精此術。每來涵秋必覩之與奕。會盛暑孫造訪。涵秋又覩之。孫授四子與之角。及終局涵秋負三十餘子。孫意甚得戲嘲之曰老爺聊施小技。殺得你片甲不回。涵秋惡其驕氣。逼人。乃以手指孫連聲呼曰你這個小繼。你這個小繼。孫悟其意。幾與涵秋用。

武嗣經涵秋謝過不遑始已。蓋吾揚評話家講演清風闡有兒子孫小繼姦母故事。伯仙適孫姓茲自矜其聊施「小技」故涵秋如其言以「小繼」呼之可謂極盡罵人之能事矣。

戊戌九月瞿子玖宗師按臨泰縣考試揚屬士子時涵秋已於前一案食餼矣。君邀余與孫德馨李秉成及介弟鏡安買舟赴海陵（泰縣別稱）適東風大作舟不得進兩晝夜始至宜陵鎮（距揚州僅三十里）吾儕齎集艙中殊悶損乃相與登船頭眺望見來船皆挂蒲帆其行甚速有一小舟梢後立一少婦年可十八九面目姣好左手挽嬰兒哺以乳右手挈帆索夾舵槺於胯下涵秋笑謂余曰此女不施脂粉風趣天然吾甚愛之時小舟將摩余

船過涵秋忽發長歎曰「我恨不爲舵桿」「我恨不爲舵桿」少婦聞是語亟應之曰「汝即使做了舵桿也無甚用處最好不如做我丈夫的……」少婦語至此涵秋面赤耳熱亟遁入艙中去

余等既至泰縣同居一寓此時距離試期尚遠無所事事屢至考棚街游覽遇有青年婦女輒評頭論足以爲樂日晚餐後涵秋與余等出寓所經打巴巷擬往綠袍關帝廟途次見米肆中有少婦二對坐煤氣燈下拈針黹涵秋陰謂余曰子敢與彼婦嬉戲否時余最好勝亟應之曰諾使涵秋及鏡安略退後掬該鋪門外之稻壳向兩婦撒去返身奔兩少婦項下及衣際充滿糠穂兩婦喃喃罵不止一婦起而逐余比出門涵秋適至當其衝避不及仰

仆於地。婦亦覆涵秋身上。路人拍手狂笑。鏡安掖涵秋起。詢所苦。涵秋笑曰。吾得親麗人芳澤。此一跌誠不虛矣。何痛爲。

涵秋生性沈默寡言。有時出三數冷雋語。輒令人噴飯。至行使促狹事。亦如之一。日鎮江有稽姓友人來。揚謁涵秋。涵秋卽約以次晨在教場茗園茶叙。又邀巴蠱臣與阮慕伯作陪。屆時涵秋親詣稽寓。偕之同至茗園。移時蠱臣慕伯同來。甫就坐。蠱臣卽向稽詢姓氏。答曰稽乃叩蠱臣姓。蠱臣面赤耳熱。呐呐然弗能述。涵秋急致詞曰君等三人乃一稽一巴一阮也。（吾揚讀阮爲卵）言已大笑。鄰席亦忍俊不禁。

涵秋酷愛消遺品。而尤嗜花若命。培植得法。灌漑維勤。其家人有折一枝一葉者。輒責讓備。至甲午鄉試。君以新生赴金陵。與考未試畢。卽染時疫歸。一病纏綿至九月終始稍愈。甫起卽問其母曰。兒臥病數旬。吾花恐憔悴死矣。又曰。海棠無恙否。君詩集中有甲午病後口占一絕。其第三四句云。「病迴不知秋已暮。隔簾猶問海棠花。」蓋指此也。

君染沈疴時。有一段極怪異之軼事。雖近迷信之談。不妨詳述之。以供閱者之談助與研究焉。君由甯返揚。後人事昏迷。沈沈酣臥。恍惚間隨三數皂衣人。至一處宮殿巍峨類王者居。先有衆囚在焉。皂衣人繫君於殿旁石柱上。而去。俄呵殿聲大作。見有無數隸役簇擁一王者出升座。輸囚三木齊施。哀

聲震耳。君惄惄懼恐。將及己。正惶急間。瞥覩一年約三十餘歲之男子立己前。熟視有頃。曰。子非大和子乎。(卽涵秋乳名)。曰。然。男子乃趨皂衣人側。耳語移時。皂衣人首微頷。男子卽解索携涵秋入一室。誠之曰。若母言。殆矣。遂反扃其扉。去涵秋寂處室中。頗悶。損起而彳亍。又入一室。室中設一長案。案上置文牘。殆遍取而閱之。見有己名。謂將於某年月日故大駭。亟取筆塗抹之。倉猝間誤翻墨。盞致文牘斑斑盡黑。自忖曰。死期至矣。坐以啼泣。既而男子來見。狀如挈涵秋出行甚速。少遷至高山下。男子強之登絕壑。失足而寤。蓋君死已三日。第胸臆微溫耳。因以所見告母。且狀男子態。母涕淚曰。是卽若父也。上述乃涵秋親告余者。決不作一僞語。(可參觀上編君之原作小滄桑志)

光緒戊戌己亥之交。湖州童米孫寶善大令。宰江都。曾設一文會。廣徵士子。投考課以制藝及詩古文詞。當選獎甚。豐君亦與焉。所作文。不拾人牙慧。童極激賞之。某課童以虹橋修禊爲題。命各士子作賦。君異想天開。不詠士而詠女。實爲創作。及揭曉。名列第二。越日。童晤涵秋。詢曰。大著殆別開生面者。然揆之於理。似未當。敢問有說乎。君沈思。有頃。笑答曰。詩云。『士之耽兮。不可說也。女之耽兮。猶可說也。』童曰。子真善圓其說矣。

第一章 游幕及講學時代之軼事

涵秋受李石泉之聘。至武昌授讀也。其性情恬淡。謝絕交遊。以故。交際。社會。

上罕有其足迹然其中亦曾發生一段情史特其事甚秘外間知之者卒鮮漢皋有憚楚卿者詩妓也屢以吟風弄月之作投諸消閑錄中登載雖無出奇制勝處自涵秋觀之忽動憐才念以包袖斧之介曾至其香巢楚卿既素耳涵秋名及晤面又見其亭亭玉立灑然一裙屐少年心實慕之往來既諗楚卿語於涵秋欲拜列門牆爲雌桃李涵秋可其請由是形迹益密其兩情投契固不止耳鬢廝磨已也未幾楚卿又請於君欲委身事之涵秋短於資又恐一夫多妻之痛苦難以消受乃陽諾而陰與之疎遂絕迹於妝閣矣雖楚卿數以書來卒不報楚卿亦逝後涵秋與余言輒自恨薄倖不止君之琵琶怨中曾載憚楚卿之事甚詳其中多隱約之詞者蓋爲已諱也

涵秋在鄂罕與人交際。惟性喜遊覽。凡龜山。晴川閣。黃鶴樓等處。常有其足跡。而尤愛花園山。(在武昌城內)風景幽雅。得暇輒與于醉六。(金壇人)一包柚斧。至其處飲酒賦詩。或縱談以爲樂。每至夜分。始歸。輒以爲常。會屆月當頭佳節。先期約同志。於是夜玩月於花園山。并攜儲酒。以往詎料。不做美。天公將届夜半。忽降大雪。涵秋及諸友殊大掃興。各狂飲以待雪霽。及雞聲四起。雪愈甚。不得已。乃返寓廬。時涵秋已酩然醉矣。失足而踣。臥於雪際。天明始醒。遍體盡溼。似鳧之出水者。然僵街車而歸。臥病數日。尋愈。從此不敢作逾量之飲矣。

張文襄奉詔入都。繼任者爲長白趙次珊。制軍趙出京。藩鄂爲丁未九月初。

三日是日天氣忽熱鄂垣印委各員咸集漢口大智門車站恭迎憲駕直至夜深趙之專車始至衆官紛紛謁趙請安跪拜極盡卑璫醞醞之狀涵秋乃改前人兩句詩登諸公論報以嘲之曰「可憐九月初三夜汗似珍珠腿似弓」可謂譏而虐矣。

陳筱石督湖北於公務餘閒必書小楷數頁作試帖詩一首視爲常課更喜與屬僚唱和以故屬員中由科甲出身者苟無所謂五言八韻詩呈諸憲帥斷難邀其青眼顧若輩雖精於制藝詩學一道往往不能奏一字吾揚在鄂候補之人員乃除二三精於此道外餘皆懵涵秋捉刀涵秋初猶應命經則頗以爲煩嗣經李石泉爲之說項凡匱涵秋之詩者酬洋一金涵秋始樂於

從事適陳之夫人五十初度廣徵題詠於是涵秋之生涯大盛計每作一詩非兩金不辦是役也涵秋得酬資約二百餘元亦窮措大之快事也

涵秋之詩自發表消閒錄後一時武漢詩人譽之者尊爲詩伯忌之諸謂其爲野狐禪重以涵秋詩中頗有三數譏諷語遂引起大多數之反響於是發生詩戰實創聞也旗鼓相當者幾一年之久其戰始已茲錄涵秋詩戰歌一首如下

近來消閒錄中詩轍大張再接再厲鄙人自知兵孤餓伏一隅未敢深入乃愛吾者忽推吾登壇譴吾者又仆之使下致第三者又重爲解紛之詞平情之論嗚呼窮兵黷武恐異歲不休矣戲爲詩戰歌以紀其事

武昌愁雲壓城黑。武昌江水連天赤。中有殺星一千萬。日以鞭鐗抓鍼長。
 槍大戟磨厲相懼。懼東伏一大股。西竄一小隊。神出鬼沒聞者畏。其將願爲鶴而御。願爲鵝出奇制勝。呼渡河禍首爲誰。金太守倒拖棨戟施南走。
時金煦生之任南府
 施萬弩如蝗匝地來爭試。健兒好身手飲酒一石血一斗。託地老包砍大斧。
謂包袖斧捲入硝煙彈雨中百人要殺九十九醉六居士
 居士吉宜罷戰。
謂于吉
 大軍迫之偶一出。猶能披髮仗劍喝聲道疾念念而歸春肌自撫瘡痍肥。
 有詞鳳兮鳳兮故一鳳。如同愚公誨。公名姓交相用。
愚庵主中西報無論。誨之字屏風漢皋壇。
 埇張兩翼。悔之主公論報無論。流寇巨梟私販小竊皆欲倚之以爲重山。
 後有水泊山前有岩關。元惡巨兇殲不死坐令若輩橫行天地間。退則鳴金進則鼓懦者失色强者舞鳴鏑。一聲來戰。書將軍喝曰吾語汝豎子碌。

碌。何。足。數。摘。其。心。肝。殲。其。股。君。不。見。腐。儒。腐。有職腐儒者吁。嗟。乎。今。日。之。事。不。
止。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不。止。於。新。鬼。故。鬼。大。鬼。小。鬼。聲。淒。淒。其。
中。亦。有。跛。者。眇。者。癱。瘻。臃。腫。者。却。斷。無。不。隨。人。嘻。笑。隨。人。啼。癡。兵。駄。瘦。馬。
小。卒。搖。紅。旗。相。助。一。呐。喊。厥。聲。如。天。雞。遙。遙。犄。角。胡。家。軍。胡。笳。一。聲。旋。不。
謂胡玉梅停辦商務日報解散勁。旅。練。鄉。勇。將出趣報狐。鳴。篝。火。重。紛。石。庵。君。蘊。山。君。
能。以。魂。魄。升。妖。氛。心。禪。君。碧。痕。君。牲。畜。刦。掠。村。居。焚。以上四君皆胡氏狗。頭。軍。師。
運。籌。在。帷。幄。大。都。是。紅。豆。社。主。黛。影。詞。人。劍。影。樓。主。富。春。山。民。所。見。所。傳。
聞。雄。風。勁。雌。風。張。誰。謂。婦。人。在。軍。軍。不。揚。神。通。廣。大。黎。山。姥。繡。箔。飄。搖。姽。
嫿。娘。靜。雲。作。露。布。謂陳靜雲女士韻梅矜洋裝雙清閣集有。金。山。桴。鼓。鼙。鼙。響。紅。玉。
而。後。安。知。非。綺。香。綺香館主惲楚近。更。有。馮。家。少。婦。拔。幟。立。漢。幟。織。雲。爲。

錦雲爲裳謂馮穢 雲女士小妹辨琴在何許已斬蛟刺兕橫渡太平洋辨琴女弟
子留日

太平洋東扶桑樓船矗立森帆檣闕吾陣勢蹈吾隙山田飲江日本爲山田飲江

吾鄂省陸軍吾鄂省陸軍 學堂敎習岡七郎爲東文 報主筆輔車相依若膚齒似宜玉帛趨鏗鏘如何同種忽戕賊可知虬髯碧眼竊笑於其旁萬行楊柳一聲笛此身不望玉關入暮雪弓刀年復年寒星刁斗夕更夕葉公好龍不好真謂葉君廣廷君有涵秋執驅壇耳語此詩戰所由開也 強付牛耳非其人座中惱煞蜜蜂子子公姓密自耳語子公有鳳兮牛耳語此詩戰所由開也 號蜂子又曰

子呻呻唔唔嘲月噴遠向轅門外遙豎畫戟枝均子公詩中語 一箭兩家各無事

多謝多謝大耳兒古人謂不禽二毛子公子公汝年高李將軍已怯一戰願大開軍帳冀除壇席迎詩豪 詩豪且勿喜真主一出羣盜死我輩棄甲曳兵有處逃朝廷革黨斷不饒子公爲山西知縣被職戲以黨革喻革員看汝筆韁墨鎖

猶。咆。哮。

涵秋由鄂返揚後初執教鞭於高小學校擇學生中之天資穎悟及面目俊秀者嘗召之入其休息室殷殷詢其家世及自身之學業勤惰果應對得體涵秋卽屢與之語再擇其分數最多者予以自備之獎品或箋紙或筆墨視其人之成績爲準尤佳者則自書畫扇箋贈之以故涵秋在校數年師生之情非常投契無一人議其後者

涵秋在第五師範授課時兼上海各報撰述初作稿件無人爲之贍清因思得一策每屆上習字課一時君鄧袖出著成之原稿使諸生各贍一頁萬餘

言小說霎時卽成由是率以爲常事爲校長所聞恐諸生之家族有煩言也因商於涵秋校長爲涵秋及受業弟子請除此例涵秋乃使其長女俊鸞書之然必計字給資始可迨筆墨大忙始僱書手以承之

涵秋住居板井魚皮巷距第五師範甚遠每屆授課因奔走維艱乃購一長耳公以代步并僱驢夫以飼之不料驢日見其羸瘦行亦不速往往貽誤鐘點追原其故始悉驢既衰老而飼養之驢夫又尅刻其食料以飽私囊涵秋不得已遂斥驢夫去而轉賣其驢旋購驢者殺驢而市其肉涵秋聞之流淚不止曰吾負驢矣吾負驢矣因作誄驢詞以哀之可謂多情者矣

涵秋在揚喜畜禽鳥以自娛。有百靈一頭能效貓聲十數餘。涵秋酷愛之。每日清晨必携籠至萬壽寺前瓦礫山上以與他人之鳥比賽。無有及之者。一日忽來一山東人某甲亦手持百靈能弄音數種如貓聲犬吠聲嬰兒呱呱聲軍樂聲無不畢肖尤以軍樂聲爲最妙。涵秋怪而向某甲曰君鳥何異於凡品乎。甲自謂此鳥係異種勿論何種聲浪一經入耳卽能學之。今世殆無第二者。涵秋豔羨無既亟欲得之以爲快。由是每晨必來來則某甲必在鳥亦無日不作軍樂聲也。及諗涵秋微露意旨欲向某甲購鳥。某甲不可。第曰吾非牟利者果以吾鳥與君鳥相易吾將竭數月之心力教彼或可。如吾鳥涵秋樂甚。互相磋商其辦法。兩鳥互換。涵秋津貼某甲十金。交易始成。涵秋籠鳥歸炫於家人婦子前。衆不之信。涵秋試之。鳥則寂然不作一聲。然猶以

爲驟易新主故闕其音也亦不之怪及數日後亦然涵秋詫而不知何故嗣詢諸友人始悉某甲久涎涵秋鳥故設此圈套以給之至彼鳥之能作種種聲音蓋某申之口技也涵秋至此嗒焉若喪開籠縱鳥去誠趣聞也此事余本不知今歲鏡安來滙以告余者故誌之

涵秋授課時對於學生循循善誘是其所長每遇講解輒能罕譬曲喻使學生易於了悟甚至在講堂上撇去正文引用他事以證明之然後一筆落到一本旨更難以詣諳語引起學生興致以故諸生上課對於其他教員則冀鐘點縮短對於涵秋則希望鐘點延長有時時間已至值日生搖鈴而諸生猶不肯各去靜候涵秋再有所述涵秋卽出其和藹可親之狀態謂諸生曰有

未竟之語，明日再來續完罷。諸生笑而諾之。故涵秋執教鞭近十年，先後學生約三千人，無一與李先生反對者。

第二章 著述及編輯時代之軼事

涵秋每日撰稿，均以二小時爲率。在不知者必謂彼操切從事所作文字，必近於疎忽。其實於未著稿之先，其如何結構，如何命意，如何穿插，早已再三考量。俟胸有成竹，方敢落筆。其描寫社會狀態，多取材於街談巷議及茶樓酒肆之瑣談。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因思得一策：凡遇販夫走卒、黃童白叟，輒與之絮絮談不止。苟可作為資料，即編入書中，更加以刻劃之。筆作品一出，自然能受社會之歡迎。

涵秋好靜著小說均在臥虹橋菴業會館之別室內每日早膳後灌花飼鳥約一小時即手持司狄克至其處室中陳設古雅不染塵氛屬稿時如有客來舍作普通寒喧數語即停筆對客相視不轉瞬似下無形之逐客令者客皆赧然去嗣以來訪者日夥乃自書一紙粘於壁上有「諸君與僕作無謂之周旋僕即誤寶貴之晷刻是愛僕者轉而累僕也」云云由此君之著書處無人造訪

涵秋爲人極和藹無論對於何人從未厲聲疾色惟與余曾經起一次衝突幾至用武顧其事甚趣不妨爲讀者一述之民國四年春涵秋擔任大共和

報小說兼游戲文章。每日必以稿來。會君之長女公子俊鴻出室。君以事務
煩。稿未至。錢芥塵倩吾代作一諧著。且以賀涵秋嫁女命題。余思若作普通
嫁女祝詞。有何趣味。乃摭拾廣陵潮中之事實。作一駢文。以調之。殆所謂以
子之矛。刺子之盾。是也。其文云。『俊父必生美女。是伍淑儀。還是明似珠。至
親且做冰人。請秦洛鐘。莫請何其甫。妝奩置備。買馬桶。應請林雨生。花帳額高。
懸畫鴛鴦。須求朱小姐。阿爺伍晉芳。抱轎僕婦黃大媽。陪房花轎。縱然擡錯。
幸喜未遇惡。顧三柴堆。誰敢偷眠也。應預防俊孫大送親。造府親家翁不睡。
水櫃檯餉客。有餚戚友們。飽啖葱油餅。驗落紅之點點。新郎官是否癩頭。叫
快活之聲。聲丈人峯。非關洗脚。此日游戲欄內。聊伸幾句祝詞。他時廣陵潮。
中又添一段佳話。』此稿登出後。越日涵秋以書致。余責讓倍至。余知其怒。

也。不。敢。答。數。月。後。余。因。事。返。揚。謂。某。茶。社。巧。晤。涵。秋。強。余。坐。遠。拍。案。喟。曰。余。與。子。總。角。交。吾。女。卽。若。女。胡。得。以。游。戲。之。詞。相。譴。耶。言。已。面。紅。耳。赤。若。與。余。有。勢。不。兩。立。狀。時。座。客。見。之。感。大。駭。急。問。其。故。涵。秋。舉。以。告。人。皆。責。余。非。是。余。對。涵。秋。長。揖。者。三。幾。至。叩。首。口。中。連。連。謝。罪。不。遑。衆。再。三。勸。解。涵。秋。色。始。霽。及。今。思。之。猶。歷。歷。在。目。也。

涵秋之作小說，既取材於社會瑣事，其初猶至茶肆酒寮，聽人談論，迨近數年來，筆墨大忙，加以性情懶惰，足跡恆數月不履市塵，乃思得一策，召里中貧無聊賴之好事者，代為探訪，凡有報告，以事實新奇與否，定價格之多寡，計酬資約分三等：（甲）三角；（乙）二角；（丙）一角。有特別者，則予最優之獎。

金五角亦如各報附章之接等錄用小新聞也是亦小說家之別開生面辦法者矣。

涵秋作品固爲近代小說家所罕有而其要錢之手段亦爲近今小說家所獨無苟有匱君著作者俱先寄稿費以來資之多寡給篇幅之長短妙在所作字數與稿酬兩兩相抵絕無溢出及不足之虞卽擔任二三家穩實可靠報館之小說雖先著後付然每屆月杪如稿費未至卽一面停止發稿一面飛函追索卽平時寄稿之掛號郵費亦錙銖必較有怪其過於認真者涵秋曰吾以心血換錢儼爲高等苦工甯能吃絲毫虧苦且吾接日著稿若輩核一字給資更復錄計而毫扣之本無感情之可言區區郵資烏得不與之較耶

其言亦頗近理

教民顏甲者無賴子也。一日有友人告顏曰李涵秋做小說罵你因指書中某事以實其言顏啞之刺骨適涵秋爲友人招飲於酒樓甲亦在焉見涵秋遽盛氣謂之曰汝何事罵我涵秋錯愕不知其故甲於袖中出書示之曰我固教民並未倚勢欺人更不曾強奪喬家連之姊爲妻汝何得汚我言次狀態洶洶勢將用武涵秋知其誤認顧爲顏也因冷語詰之曰君姓顏乎曰然涵秋曰我書中罵的是教民顧三不曾罵顏三君奈何硬拉向自己身上去顏不信及檢書細辨始知果誤乃謝過不遑闔座軒渠不止

辛酉八月。涵秋應時報之聘赴滬。至鎮江。小作勾留。僦居大安客棧。君以從事著作。藉阿芙蓉膏。補助精神。遂成癖。是夕正高臥榻上。吞雲吐霧。適警察至。見狀。以君違犯煙禁。乃拘往警署。署長詢君姓氏。君出卡片一。赫然李涵秋也。署長素耳君名。又恐認真。懲罰結怨於君。他日著小說。以罵已陰使人授意於君。歸咎於棧主。君不可。曰。吸煙者我也。何與棧主事。若曰。使人代我受過。吾誓不出此。署長亟道歉仄。命輿送君歸寓。此案遂含糊了結。

涵秋入時報館編輯。狄平子極優遇之。抵滬時。平子偕錢芥塵至車站歡迎。共乘摩托卡。往大東旅社一百二十五號。時車行甚速。涵秋不慣。顛簸急呼。曰。吾頭眩矣。平子卽命輿人緩其機。振車行。迂滯與黃包車相等。涵秋猶頻。

頻以手掩面蓋用腦過度最怕震盪也。

既至大東旅社平子芥塵偕涵秋及其僕人乘電梯登樓甫入涵秋忽謂芥塵曰人謂上海房屋窄狹誠不誣也第此屋猶小於舟以之容膝尚不可鳥有坐臥餘地芥塵告之曰此電梯也可代拾級勞涵秋始自知失言慚恧集於面部芥塵急以他語亂之是亦趣聞也。

越數日涵秋由大東旅社遷居雲南路安康里沈智民醫士樓上是屋爲平子所賃凡傢具用物及主僕飲膳均平子供給以居處左近非常喧囂乃於夜間著稿數小時始寢計在遷年餘除每日詣館治事外足跡絕不下樓一

步惟正月間至新世界一次逾時即返凡有宴會輒概行謝絕不知者謂君自高崖岸實則其生性恬淡不慣在酒食間徵逐也

去歲梅蘭芳來滬演劇未登台之先遍邀滬上新聞記者謙於一品香餐館涵秋初擬謝絕繼思梅伶固負盛名者且聞其人面目美麗不可不一瞻其丰采乃欣然往至則某經理介君於梅且戲之曰一爲小說大王一爲戲劇大王茲適逢其會洵藝術界之佳話也於是相與執手寒暄數語各就坐未久涵秋忽不辭而去衆知其生性使然亦不之怪涵秋歸謂其僕人小才子曰人言梅蘭芳美以吾觀之尙不及二十年前之李涵秋也

涵秋担任快活雜誌主任乃沈知芳要求戈公振代爲介紹者其初對於發稿上尙鑒別文字之優劣嗣因第七期稿件中有某大文豪之一篇作品萬不適用乃囑理事編輯人張君將此稿摘除張君曰此稿敝經理已給費矣苟不登載誰償此損失者涵秋不悅曰吾爲主任特名譽耳以後君可不必再將已編就之稿予我觀也張君雖百計解釋涵秋不可後卒不與聞編輯事故該雜誌內容及銷數日見退化其咎固不在涵秋也

涵秋既淡於酒食徵逐尤惡大餐苟有饌會輒婉辭以謝卽不得已應召往第祇略食少許不終席而去惟最喜自置數餚如清燉雞炒蝦仁等物嗜之成癖其僕人小才子精於烹飪每治饌主僕共桌而食不拘禮節

一日涵秋與契友某君評論海上著作界人才如龐媛丹斧海鳴指嚴漱石定夷雙熱叔鸞鶴離小鳳諸君悉加以贊許此外則不置可否第曰吾之小說絕不願與諸君子爭一日短長但求作品一出使一般讀者見之以爲好玩作茶餘酒後之談助耳且吾文是售世的不是壽世的匪惟不敢自命爲小說家抑亦不願社會贈吾小說家頭銜其出語摶謙如此

涵秋在滬頗受一般反對者所攻擊如商餘如青光每日皆有此類文字甚至成篇累牘刺刺不休涵秋悉置之不答人問其故涵秋淡然曰譽我者非知已罵我者乃眞知己我苟向彼詰質或與之開筆戰是轉失知己者愛我

之一番盛意矣。其牢騷語氣可於言外得之。

第四章 逝前及逝後之所聞

涵秋未至滬前，雖腦筋衰竭，而體質尚健。自去歲返揚後，則大異曩昔，最難受者，時時患氣痛之症。每屆劇時，則臥榻呻吟，食難下咽，飲以檳榔陳香汁，乃止。以故涵秋凡發一次氣痛，卽親筆書檳榔陳香一紙，遣僕人小才子持往藥鋪購而煎服之。小才子隨涵秋多年，初不識之，無及侍從。日久居然略通文墨，涵秋稿成後，核算字數，皆小才子職務，無少舛誤。更能臧否當代著述家，謂某也優某也劣某也，高明某也欠亨驟聆其言，似精於此道者實則。彼以涵秋平時之是非爲是非也。彼旣崇拜主人之盛名，凡主人之片紙隻。

字悉寶而藏之。故涵秋逝後，小才子衣篋中珍藏檳榔陳香，字迹有數十紙。之多，得暇卽出而把玩之，淚流不止。卽此足見涵秋平日遇僕人之厚矣。

涵秋平時對於骨肉非常親愛。與其夫人尤伉儷情篤。三十年來從未有詬諱之聲發生。此次由滬返揚，卽稍稍變易常度。由朝至暮不一語，最惡煩苟家人婦子話他事，必斥以低聲。家人以其不耐喧囂，亦不之怪。比逝始悉其作如是態者，蓋反常耳。然亦萬不料謝世如是之速也。

李涵秋少時最喜着麗服，且善修飾。至中年以後，逐逐於妻子身家計，服御甚樸素，除吸阿芙蓉膏而外，餘無其他費用。去歲年終，以售稿所得金，特置孤

裘一襲爲今春正月十七日五十初度而著也計是裘製成後得御兩次一
爲元旦一爲壽辰茲物在人亡不知其遺族覩是衣作若何感想也

涵秋家居用度甚有限制每月以七十元爲率凡屆夏秋兩節另給五十元
年節百元其節省可謂至矣惟今年五十壽辰則踵事增華所費不貲更遍
邀戚友稱觴爲壽午後與二三知己作竹戰忽遞上某報以快函來謂存稿
將罄急盼速賜續稿涵秋責任心最重接函後卽倩其弟鏡安入局已則入
書室草數千言小說投諸郵筒計爲時約一句餘鐘而庖代戰役之鏡安已
負十金左右矣涵秋笑謂鏡安曰子所負之資與吾適間之稿費相等吾空
嘔心血矣衆亦爲之粲然

小說生涯之盛。以涵秋爲最。每歲所入。約五千金。不知者皆謂君必有積蓄。實則頻年來生活程度日高。君又有煙癖。每月非三百元不辦。重以君之至戚貧無所依者。每月均量予津貼。而君之哲嗣雖充小學教員。有所得僅足供個人用度。八口之家。皆賴君一人供給。以故君無餘資也。據其介弟鏡安述。君逝後。祇存八百元。喪殮各費耗其半。邇來君之遺族。於經濟界上。頗爲拮据。嗟乎。以當代第一流小說名家。其身後竟如此蕭條。文人命蹇。吾於涵秋而益信矣。

涵秋逝後。有第五師範學生繆士耕者。以道聽塗說之言。形諸筆墨。謂涵秋

乃秦檜後身。爲岳武穆追索生命。投諸海上報館登載。雖經其介弟鏡安與
 繆某交涉。登報更正。而繆士耕坐是之故。致爲校長任孟閑申斥。其事亦有
 可紀之價值焉。當報紙載此項新聞時。任校長頗以爲詫。及鏡安與彼發生
 轉轄。始恐爲繆生投稿。因呼繆至責之。曰李先生吾師也。又曾爲本校教員。
 以名義論。汝居再傳弟子之班。縱使茲事果確。汝亦應竭力蓋藏。胡得以人。
 言爲據耶。且今者科學昌明。凡廁身新學界者。當力闢迷信之談。乃神權之。
 說。偏出自汝口。汝敗壞李先生死後之名。其咎固不容逭。而學界前途。因汝一言。
 致生無限障礙。礙其罪更難恕也。今日之事。惟有斥汝出校。庶得執衆口。汝耳繆。
 自知已過。乞任寬宥。他生亦從而緩頰。任從輕發落。記大過一次。更令其親。
 詣滙秋靈前謝罪。滙秋之夫人聞繆生至。撫膺痛哭。且哭且詈。繆不止。

繆面紅耳熱不敢置辯遂巡遁去

顧有一怪異之談爲諸君述者今歲六月間鏡安來滬與余談及涵秋逝後在陰司爲人作辯護士及爲地下某報續鏡中人影小說是也同里有走陰差之某甲一日至地府尋覓亡魂知涵秋已懸牌爲大律師是日正出庭爲其至戚戴選卿辯案（按戴選卿爲涵秋胞妹之翁後涵秋半月而死據走陰差者言戴壽數應至四月底卒茲勾魂使者未至時期拘戴以故戴不服上訴於閻羅王云云）口如懸河反覆駁詰堂上語塞乃召勾魂使者至責其不應先期拘人遂判以三等有期徒刑罪戴得勝訴案結戴酬涵秋五十金出庭費涵秋以爲菲爭加至百金始已又謂陰司有資本家組織報社聘

涵秋担任著述並要求其續鏡中人影稿件因是書登載未完一般鬼徒眼欲穿急待讀先生妙文而初經出版之報爲推廣銷路及迎合鬼社會心理計是以有此請求也以上所述余本不信然既據鏡安言之確鑿余不得不如其說以紀之閱者諸君苟罵我荒誕不經者請逕罵李鏡安可也

李涵秋

江都黃少芹孫編述

第四編 廣陵潮索隱

緣起

李子涵秋生平著作不下數十種而尤以廣陵潮一書爲其結晶品以故涵秋之著作以是爲最佳而其第一流小說家之嘉謐亦因是書而得然讀涵秋之廣陵潮者第知書中主人翁爲雲麟是矣至書中其他人物若伍淑儀若伍晉芳若喬家運若田煥若田福恩若林雨生若富玉鸞若何其甫若秦洛鐘若古慕孔若劉祖翼若楊靖若鮑橘人若賈鵬翥若朱成謙若朱二小姐若明似珠若石茂椿若意海樓若孟海華若黃天霸若真

都督等諸君。但知其爲某某某矣。若詢以影射爲誰氏。我敢斷言。除著者外。竟無一人能知也。卽間知之。亦恐未得其詳。蓋涵秋所作廣陵潮。其書中人物。舍臧太史。孔大鼻子。諸人而外。其餘悉皆隱名也。初涵秋與余交最篤。每屆會晤。必暢談衷曲。卽繖事亦無不述。甚至吾兩人對於父母妻子兄弟。所不能述。不敢述者。亦無不傾吐。一日余向涵秋叩以書中人物所指。爲誰。涵秋愀然曰。吾書雖曰社會小說。實則爲吾家庭寫照。蓋吾作此書。隱寓無窮身世之感。卽書中人物。確有其人。吾隱其名者。恐觸忌耳。予諄諄詢我不妨。一一爲子告第。不足爲外人道耳。余曰。諾。涵秋乃擇書中重要份子。詳述之。今者涵秋死矣。彼讀涵秋之廣陵潮者。未始不以不知書中人所指爲憾事。吾今述涵秋之所述。非敢爲涵秋結。

死後之怨也。特恐閱者諸君妄自揣度，致失涵秋著是書之本旨耳。試臚舉如下。

雲麟射李涵秋。雲麟爲涵秋的影子。凡讀廣陵潮者，類能知之。就其家世論，涵秋與雲麟同。雲麟幼年失怙，涵秋亦早歲喪父。雲麟之寡母撫養雲麟成立，涵秋之寡母亦教養涵秋成立。雲麟有姊，涵秋有妹。雲麟之姊，滴田氏。涵秋之妹，滴戴氏。雲麟入贅柳氏，涵秋亦入贅薛氏。雲麟之岳翁，經商涵秋之泰山，亦爲典業。雲麟之父，雲錦所設之繡貨鋪爲田煥，設謀吞併涵秋之父，朗卿所設之菴店，爲戴選卿佔據。書中罵田煥正所以罵戴選卿也。就其性情論，涵秋與雲麟亦大同而小異。然涵秋描寫雲麟處處謂其不諳世情，須知世界上人類惟能諳世情方可以立足於萬惡社會，否則匪惟謀一噉。

飯地亦不可得。有老死牖下已耳。然熟悉一分世情。卽多增一分詐術。雲麟之才。諳世情正。雲麟之天真未鑿也。雖褒中寓貶。却是抬高。雲麟處亦卽涵秋抬高自己處。原涵秋生於現今時代。由涉世以來。直至大去。旣弗與社會周旋。亦不與友朋徵逐。雖就館於安慶。及湖北。主筆於上海。仍是索居獨處。足迹不越家門。一步與家居時無異。蓋完全不知世情爲何物也。故所著小說。有確切不移處。亦有稍悖於理處。其確切不移處。是涵秋富於推測。故其稍背於理處。是涵秋少所經驗。故少經驗。卽不諳世情之一證也。是以涵秋小說之短處。卽在對於世情膈膜。涵秋處世之短處。亦卽在對於世情膈膜。彼藉雲麟爲己寫照。雖是抬高自己。亦復有自知之明。也不似張春帆之作。九尾龜。以章秋谷。自况。將秋谷爲人直捧到三十三層天上去。兩兩比較。一

則出語肉麻一則立言得體此廣陵潮一書所以爲近代第一種傑作歟。伍淑儀射陸氏女雲麟與伍淑儀宛似紅樓夢中之寶黛。凡讀廣陵潮者皆謂涵秋意中所指之伍淑儀必爲其至戚之女無疑其實所謂伍淑儀者乃與涵秋素無瓜葛之人涵秋愛之深故强拉他爲雲麟之姨妹妹耳先是涵秋有父執陸某女者（姑隱其名）與涵秋同年月日時生姿首旣秀麗性情尤溫婉涵秋之母欲聘之爲婦以貧富懸殊事未諧（可與涵秋自著之小滄桑志參看）涵秋引爲終身憾事旋女字某甲某亦涵秋之譜弟也涵秋妬之甚乃假富玉鸞以射某某極陰險涵秋偏說富玉鸞豪爽某極惶吝涵秋偏說富玉鸞慷慨蓋反言以訐之也書中謂富做和尚發神經病又謂其爲革黨卒至身首異處非有仇於某實則惡陸女而偶僞奴與其坐視。

娟娟此豸弗得爲我所有則母甯使之身爲寡鵠守節以終畢竟稍洩心頭積怨耳涵秋著書往往在反面著筆此卽其一再吾揚凡與涵秋諗者無不知此事非作者諷言也

喬運射焦倬雲 焦倬雲爲吾揚著名刀筆之子而與涵秋同學者也幼時因刀鑽古怪不獨口舌刻薄卽一舉一動凡人所不敢爲不能爲之事彼無不爲之涵秋昆弟常常受其捉弄卽訴之先生焦能逞其如簧之舌反許涵秋而堅先生信卒致涵秋轉受朴責涵秋惡之深故以彼編入廣陵潮中也就表面觀之涵秋謂焦倬雲舉止活潑潑地如買雞蛋黃子如代鄉老提糞桶如驅王老師酒吃如拉白馬登樓等事不過形容其促狹而已似無甚貶辭及再觀其家庭之間變故迭生其父因包攬詞訟用心過度致患心悸

咳喘之症。電招其子倬雲署之不理。且父死不肯奔喪。是說倬雲薄於天性。其姊爲流氓所佔。其婦與豪僕有染。且被殺。是說倬雲帷薄貽羞其意。若曰汝姓焦的。雖如此狡猾。汝之家庭。呈此種種怪狀。就遠因論。是汝父做刀筆的報應。就近因論。是汝太尖促的報應。妙在書中絕不說焦倬雲一個壞字。使讀者心領神會。正如施耐庵著水滸傳。不明說宋江奸險。能使閱書人知。宋江惡處。此廣陵潮一書。極盡皮裏陽秋之能事。實不在水滸傳之下也。

何其甫射黃世傑。涵秋幼時。卽從黃世傑先生讀黃爲人。完全一冬烘頭。腦之老學究也。涵秋刻意形容之實事。佔什之七。其餘皆粉飾其詞。也在不知者閱至。何其甫種種舉動。未有不怪。涵秋太不留餘地。以處人其實。涵秋對於先生。雖描摩其迂腐處。固執處。任性處。使人發惱。又使人發笑。若就裏。

面觀察涵秋爲先生立傳雖語近調侃然記其舉動性情詞氣間並未看低他於何見之第觀其要守舊就守舊到底始終不易其旨趣試問今之世界上誰不是見異思遷喜新厭故者求其能如黃世傑吾恐百不得一矣至每夜敦倫七次以及鄉試時見妙珠忽萌妄念致幻出四個奇夢等笑劇人謂何先生爲假道學吾正恐今茲人猶不能假耳果假也尙不失爲好人或謂涵秋毀謗其師此人當爲世界上第一笨伯

楊靖射周心如 周心如與涵秋先同學而後同譖爲甘泉縣學之諸生爲人工心計蹂躪鄉愚欺侮戚友凡世界上惡事彼無不爲之而瞞天大謊尤爲彼之特長更喜誣壞人家閨闥謂某姓少婦與己有祕密關係某宅閨秀與己有幽期密約又蓄病取其母之歸佳一隻置之袖中路遇友朋輒出而

誇示於人。謂吾將踐某女士之約。此鞋卽其證物。凡此喪心病狂之事。更不止一端。其最奇者。則爲控訴其妻父一案。爲吾揚都人士所共見。共聞。至對於涵秋屢出其迷離撲朔之詭計。顛倒播弄。卒使涵秋處進退維谷之地。似彼然後。出而調和。一方面市情於涵秋。一方面藉此爲他日要挾地步。其實彼與涵秋素無嫌隙。涵秋又極懦弱。何必施此鬼蜮技倆。然周之心理。不可以常情測以爲不若是。不樂也。故涵秋之朋儕中。以周心如爲第一害羣之馬。而廣陵潮中。冒罵不留餘地者。亦惟周心如與胡瞿園（胡卽廣陵潮中林雨生也。另詳下則）。兩人以未便直揭其眞姓名。因以楊靖代之。至書中所敍。全是實事。且有未能詳載者。若必一一數之。即使百萬言之廣陵潮。一書專爲心如立傳。亦未必包括無遺也。周心如長。涵秋三歲不事正業。專

以敲詐爲事後設乩壇騙錢旋黑幕揭穿計斷絕遂窮困死涵秋謂彼在扶鸞時爲其妹索命而去蓋惡之深也

林雨生射胡瞿園 胡瞿園揚屬興化縣人在鄂充某機關員司爲人陰險
忮刻而小智慧又足以濟其惡涵秋初就館湖北瞿園以同鄉名義訪涵秋
於寓廬涵秋以遠適異鄉舉目無親得一友朋大可破除岑寂因訂交焉且
過從益密旋以涵秋收葛氏姊娣爲女桃李一事瞿園因妒成怨遂誣栽爲
革命黨幾釀生命危險（請參看涵秋歷史）涵秋啣之刺骨無以報復乃
置瞿園於廣陵潮中化名林雨生以殘刻之筆描摩其人鬼蜮面目狠子心
肝卑瑣狀態無恥行爲一齊活現紙上卽吳道子畫鬼筆墨未必有此也當
涵秋握管爲瞿園立傳時舉世界大奸大惡之輩其設心處慮至於無極之

地皆藉罷園。一人之身發洩之書中所載林雨生種種舉動充罷園奸險未必能造斯域然在涵秋視之則猶以爲未足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乃罵之不足則鞭笞之（卽林雨生爲夏口縣打二千板子）鞭笞之不足則殺之（卽林雨生被上海真都督槍斃）設有刑罰較槍斃尤重者吾料涵秋必使之嘗此極慘酷之滋味蓋罷園之惡尤甚於周心如也吾今泚筆連類及之閱者諸君可知現今社會上如周胡者大率皆是安得涵秋一一而口誅筆伐也哉。

伍晉芳射吳應丙 廣陵潮書中之伍晉芳爲雲嶺姨丈其實所紀伍晉芳事實乃指吳應丙也吳爲揚屬興化縣人（與胡罷園同鄉）字蘭墀光緒丁酉科拔貢朝考二等以知縣分發湖北候補與涵秋爲同譜弟兄涵秋意中

之伍淑儀乃陸某之女而某甲之妻茲硬派淑儀爲其同譜弟兄之女亦大怪事而且涵秋之母並無姊娣行又烏得有所謂姨丈者此事余曾詢及涵秋涵秋笑曰稗官家言總宜是似而非令人猜測不定若必欲究厥根株則拙矣所以涵秋之一部廣陵潮小說除爲自己立傳無甚虛僞外其餘均張冠李戴指鹿爲馬若伍晉芳卽其一也又張慶廷（亦涵秋譜弟）爲余言涵秋因胡瞿園與吳皆興化縣人且瞿園之能立足於鄂垣者吳推荐力也試思吳不薦胡胡不能居鄂不居鄂安得有誣栽革黨之事發生涵秋直接疾胡間接疾吳於是乎書中寫其愛妾小翠子爲朱二小姐所陷害而朱二小姐又爲林雨生所要挾是亦予吳以小小懲罰而快其心也是說亦頗近理茲特表而出之

富玉鶯射某甲 菜爲陸女之夫。前書已言之矣。書中描寫玉鶯性質及舉動。適與某成一絕大反比例。非故抬高某也。乃進一步深一層說其意以爲。即使如玉鶯之血性男兒等。生命如弁髦。視金錢糞土。尚不足爲我意中伍淑儀之夫。何況卑瑣齷齪。吝欺詐之某甲乎。且某今尙健在。涵秋必謂其已死者。與其使陸女遇人不淑。積恨於心。對此怨耦。如芒刺在背。何如一乾二淨。謂彼偷懶於慘死。轉得耳根清淨之爲愈。涵秋使陸女爲孤孀。正其所以愛陸女之深也。其用意深且遠矣。

柳氏射薛氏 柳氏爲雲麟之妻。薛氏爲涵秋之配。柳氏積學甚深。薛氏亦文字不弱。柳卽薛之影子也。涵秋入贅薛氏。秦水極愛涵秋。且敬禮有加。薛夫人性極賢淑。事涵秋亦類盡職。初結褵。伉儷間不甚浹洽。比相處既久。兩

情益篤二十餘年。未嘗有違言。惟岳父素營典業。不喜文士。故涵秋之廣陵。潮中對於柳克堂形容備至。雖不無言之過。甚然亦未始無因也。

劉祖翼射將紹鑑

蔣紹鑑名彭齡。甘泉廩生。刀鑽古怪。又精於詞訟。涵秋

應。試時蔣謂其冒籍。按涵秋原籍甘泉。民國成立廢甘泉。始歸籍江都。力阻其考。涵秋啞之甚。遂以蔣編入廣陵潮中。蔣中年斷絃。結識一姘婦。書中所謂劉四奶奶者。卽指此也。蔣並無女。涵秋偏謂彼有玉嬌。蔣又無子。涵秋偏說彼有蟹兒。蓋其人縱極奸惡。苟無人貽羞其帷簿。則彼之醜不彰。而天之報施於是人者。亦不顯必也。使其妻女如此。更使其子染殘疾。爲世界上廢人。意謂彼之家庭中有若是妻女及子。皆彼平時積惡所致。是亦佛家因果之說也。至吞贊友人之殮費。蔣或不至出此。然充其無惡不作之。

量縱不必有是事亦未嘗無是心不得以形容過火爲涵秋咎顧有一事足以發諸君嘔嗁者蔣幼年沾染花柳毒曾爛其鼻涵秋謂劉祖翼無下體一上一下俱付缺如而張昌宗之平陽面其狀態則較哥舒翰之半截槍尤爲難堪於以知涵秋罵人旣深且刻矣

古慕孔射古守素 古守素字昧芝回徒苗裔儀徵縣廩生與涵秋同譜又爲問業師民國元年揚州師範傳習所成立古在該所肄業時涵秋爲地理歷史教員古又爲涵秋之弟子每屆上課古口吃期期艾艾雖一二語數分鐘不能畢其詞同學莫不掩口葫蘆生平一無所能爲數十年教書匠性情桀鷙慣以飛戒尺擊學生致傷其頭部嗣經學生之父兄與古大開談判古給養傷費事遂寢爲人憚吝因之蓄多金每值年關以廉價購人之產士夫

多不齒之。涵秋列彼於廣陵湖中，雖無甚貶辭，然語言無謂，面目可憎之狀，已躍然紙上矣。

鮑橘人射包柚斧 柚斧名安保，蘇之丹徒縣諸生，初以候補縣丞分發湖北，供職於勸學所，旋洩升知縣。民國成立後，得保免以縣知事用，仍在鄂垣。爲人工心計，善夤緣，據包自謂：「彼在鄂能得優差，及美缺者，皆由詩詞換取。」得來曾自刊紅豆詩鈔四冊，凡遇在鄂之當道，則贈之。篇中所載，皆係與某制軍某方伯某廉訪某觀察某太守唱和之作，表示已能與達官顯宦有交誼之意，又自誇其妻妾均爲掃眉才子，各有詩集出以示人，可謂一門風雅矣。（均見涵秋廣陵湖中）初，涵秋與包以語言契合，遽與之訂交，比相處既久，輒心鄙之，然又不便拒絕，未幾，雌蝶影小說交涉發生，遂割席矣。（此

項交涉已詳載第一編涵秋之歷史中茲不復贅)然涵秋爲袖斧立傳其時適在湖北因鮑橋人與包袖斧三字一望而知其化名是以移橋人於南京發現就表面觀之是似而非捉摸不定蓋不肯顯然結怨於包也書中但紀其舉動及卑鄙行爲至掠人之著作爲己有一事而不提及非涵秋想不到此實姑存忠厚耳

賈鵬翥射孫藕青 孫藕青爲揚屬高郵縣人諱名孫大話雖向無正當營業而世界上三百六十行彼無一不知亦無一不做究其結局則一事無成平時視父母若奴隸凡有友人來則呼其父爲男僕呼其母爲女僕甚至當衆而大聲署罵表示主人身分涵秋在揚未入著述界時孫曾爲涵秋介紹某報館編輯月薪六十元涵秋信以爲實極意交驩孫更餉以盛饌所費不

賈乃遷延數月。此事竟成泡影。再探之。則全係子虛烏有之談。孫與包、柚、斧、素無一面之雅。涵秋之廣陵潮中紀鮑賈同在南京亦方以類聚之微情也。書中載賈鵬翥快論精蟲一段。雖言之過甚。然使孫當日果研究生理學。未嘗無此議論。涵秋代被立言。亦惡之深也。

臧太史射臧宜孫。臧宜孫名穀。爲吾揚名士。同治乙丑科翰林。在京以狎妓致觸某親貴之忌。遂返籍落拓不羈。以詩酒自娛。更喜泛瓜皮小艇。徜徉於瘦西湖上。與弄舟女郎謔浪笑傲。以爲樂。又結詩社。招集吾揚知名士。或述懷。或聯句。或七唱。或詩鐘。各出其心思才力。爭奇鬥勝。涵秋亦與焉。羣推太史爲騷壇領袖。太史於諸子詩。悉有褒貶。獨獎涵秋爲後起之秀。故涵秋亦將太史編入廣陵潮中。如第二集十五回「弔荒墳風前增悽愴。墮黃葉」。

窖月下捉迷藏」一段絕妙文字寫臧太史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確是名士口吻神態按涵秋之一部廣陵潮中無論何人均有微詞惟對於臧太史推崇至極處蓋太史一生實無可嘆議也

孔大鼻子射孔小山 孔小山字劍秋浙江衢州諸生其父爲兩淮鹽經歷卽居於揚州小山之鼻其大無外人呼之爲隆準公小山因以是名善詩詞長於交際爲臧太史高足與涵秋亦有交誼涵秋欲爲臧老名士立傳不及小山其形容小山處一如一說著將手裏持的一柄極長極寬水磨竹扇向晉芳肩上一擊一數語描摩得鬚眉畢現蓋小山姓與人言往往如此也二如「孔大鼻子也就從大鼻孔裏發出澌澌的聲音掏出一方烏黑的舊手巾掩著眼淚」數語寫小山處非常逼真原小山半時鼻音最宏凡人

家有喪事皆數請宣彼讀祭文以其能從鼻孔中發出極沈痛之音使人聞而墮淚也按小山狀態與滬上古文家王均卿彷彿第尊鼻較王大耳老友張丹斧呼王先生爲上海之孔小山洵確當也

陳和尙射陳心來 陳心來爲吾揚名畫家陳崇光哲嗣以其髮稀人因以和呼爲人胸無城府性落拓精內典工詩古文詞亦臧太史高足遂有附庸名士之譽與涵秋亦有舊生有奇癖境奇窮雖饔飧不繼宴如也卒以窮困死爲近今社會上不可多得之人物涵秋嘉陵潮中紀心來未詳

誌數語於此

孫淑庵射孫犧山 孫犧山爲吾揚內外科醫士嗣以介紹得列臧太史門下爲弟子初不解吟咏爲何物自得臧太史涵育熏陶後所謂三唐兩晉諸

詩居然得窺其門徑。於是遂以詩家自詡矣。初，犧山與現省長韓紫石氏相友善，及韓出仕犧山亦納貲捐縣丞隨韓到省。犧山啓程時，詩社同志醵資餞孫於瘦西湖上。涵秋作長歌贈之，中有句云：「我聞此語轉啞然，好官不過多得錢。」得錢歸來買名姝，一個美人一斛珠。蓋譏之也。茲韓爲江蘇省長，犧山充機要股祕書，試讀廣陵潮一書，亦曾憶及故人李涵秋，垂先生大名於不朽乎。

陳亦蕃、射陳錫藩。錫藩名康侯，爲吾揚名畫家。初設硯於宛虹橋菸業會館，時涵秋亦於會館之東偏餘屋授讀，得暇輒與錫藩論畫。故涵秋繪事能有進步者，錫藩實有力焉。

季石壺、射李石湖。李石湖爲吾揚名畫家，乃李石泉觀察之兄，爲人極端

慳吝。觀於在小金山爲其情人。素琴錢行祇備幾色餚饌。使一般斗方名士。不夠嚼吃。其平時視錢如命。概可想見。妙在涵秋做此篇。吃猪頭妙文處處。將石湖酸字寫出。使人見之自然心領。神會雖吳道子畫鬼之筆。不是過也。再味石壺紅樓夢黑樓夢一段吐囑。此其人亦附於名士之列。涵秋用意深且遠矣。

賀紫荳射何稚荳 何稚荳名嶠。生壬寅科舉人。丹徒籍。世居揚城。初與涵秋不識。乃在安慶通譜者也。工詩詞。性情慷慨。口舌尖刻。形骸放浪。廣陵潮所載之名士中。舍臧太史外。當推稚荳。慣喜與船娘狎。暇則泛小舟至瘦西湖對河鍾家莊招集。三數黃毛丫頭聚飲。村醪野蔬羅列。滿案酒酣。則左擁右抱。昵聲嬈語。信口狂呼。甚至信宿不去。壬寅秋聞試罷。自以第一人自命。

態益疏狂。又至鍾家莊與所謂黃泥腿黑炭頭之美人開懷暢飲。既醉乃相與捉迷藏爲戲。稚荅左閃右躲不圖失足掉入糞坑。致飽嘗木樨香滋味。船娘爲之洗濯。使健漢昇之歸。明日榜發捷矣。涵秋所紀墮糞窖一段妙文。蓋實有其事。並非卽在季石壺爲素琴餞行之一日茲連類而及。是文家移步換形之法。實不欲另起爐竈也。

馬福良射馬伯良 馬伯良爲同徒苗裔向贊骨董業。晚年學詩未得門徑。輒自驕人。涵秋置彼於廣陵潮中。欲使之食猪頭肉以調侃之也。繼恐馬與已發生交涉。乃趁彼在太湖石旁吟詩之便。致爛猪頭爲諸名士吃完。非故吝。此一燭不與老馬一嘗。異味實不忍使彼自壞教門清規耳。此是涵秋狡猾處。

程道周射陳六舟 六舟陳公諱彝咸豐乙卯傳臚以御史轉職淳升至安徽巡撫嗣觸某權臣忌降調順天府尹及宗人府府丞旋授浙江學政以厭仕故回籍休養平時迷信最深凡設醮扶鸞等事靡不爲之卒以誤服濟顛祖師所判之人參三兩斃命周如心（卽楊靖）所設之乩壇六舟先生亦嘗至其地故廣陵潮書中以陳公闡入焉

朱成謙射杭寶珍 杭爲吾揚之時醫曾與某巨族之女公子發生一段情史受刑事裁判逐出境外易名至上海南京懸壺焉廣陵潮中謂朱與明似珠成片面之戀愛亦不過隨手點綴正不必拘拘以爲實有其事蓋極形容杭見色如飴耳

石茂椿射李石泉 石泉與石湖本爲同胞弟兄廣陵潮中紀李石湖則曰

季石壺紀李石泉則又曰石茂椿一則於姓上加一撇一則以字爲姓非涵秋故弄此狡猾使人猜測不定實則因與李氏有世誼上關係不得不如此也觀石茂椿與知縣畢升之一席話似涵秋對於茂椿頗有微詞不知涵秋立言祇論其人之賢否不論其人與己之交際親疎讀者慎勿膠柱鼓瑟致失涵秋作小說之本旨可也至畢升則射袁南生

意海樓射鐵良此人雖爲南京駐防將軍不過爲廣陵潮中之配角而已祇因作紅珠歸己的張本不得不借此公一用耳然寫鐵良之遇事顛預驕奢淫佚足以代表滿清親貴中一班無學識無經驗之輩而滿清亡國蓋非無因也

孟海華射徐寶山

徐爲鹽梟頭目光緒二十六年爲長江提督黃炳文及

江督劉坤一招安給以都司職銜專任淮南北緝私營統領光復時吾揚受孫天生無秩序獨立之影響人心大亂幾釀劇變幸紳商學三界公議推寶山來揚（時徐在鎮江）逐孫天生而立軍政分府始安全無事寶山受任後廷攬人才爲己臂助有介涵秋於徐者謂其品學兼優徐喜使使聘之時涵秋已就民政署祕書且知徐不易與也乃婉辭謝絕及徐死其夫人孫閨仙女士欲爲徐立傳以爲非涵秋莫屬於是卑禮厚幣召涵秋執筆至徐之一生事實由孫夫人開具節略請涵秋撰述命名曰「上將徐公傳」成書二十餘萬言旋孫夫人以他故中止進行涵秋於是輟筆易名爲綠林怪傑載華北新聞未終篇而止若廣陵潮書中記載寶山處處不脫其本來面目而褒貶之詞使人於字裏行間求之蓋另用一副筆墨描寫也。

黃天霸射孫天生 黃天霸卽雲麟家中傭婦黃大媽之子網狗子是也當廣陵潮開章時卽有網狗子其人其性質粗悍兇橫迨後自稱爲黃天霸以網狗子之爲人而有是舉殊不足怪然涵秋著廣陵潮時乃在宣統元二年彼時又安知有光復揚州之孫天生者若在迷信者論之必謂涵秋爲今世預言家矣不知涵秋著書無論何事何人從不肯另起爐竈專就書中原有之人而支配之一經其妙筆點綴靡不相似以數十回前之網狗子而扮演數十回後之孫天生性質舉動處處暗合嗟乎涵秋之筆極盡鬼斧神工之能事矣怪哉

甄都督射陳其美 真陳諧聲盡人一望而知爲陳英士矣第涵秋所著之廣陵潮完全記載揚州之事似於真都督方面無甚關係乃祇因欲將意中

人伍淑儀明似珠紅珠之舊事重提及林雨生之大仇克報不得不因緣而及陳都督陳爲廣陵潮書中之過脈涵秋略一提及固無足重輕也。

紅珠射媚香 媚香與涵秋情史已詳載雙花記中雖娟媚此身返閩江音問既疎消息亦渺然而此一縷情絲涵秋有生一日存者則是絲終不能斷卽今者赴玉樓之召吾料涵秋是念未必卽置之皮外綜計涵秋生平所遇一爲陸女二爲媚香然其愛媚香者乃尤甚於愛陸女蓋未嘗一日一時一刻一秒能去於懷也乃思之極憶之深至望斷氣絕時忽然作一快心之一論於是乎有與紅珠一番奇遇矣甫合又離甫離又晤面彼姝者子深情寄意屬諸己身更拯之於患難之中周之於衣食之外然後三番五次百轉千迴若而人者方得爲己所有表面說的是紅珠實際上指的媚香至媚。

香爲已媵妾並坐同臥密字低聲必如此方得贖己之始亂終棄之罪戾而
藉償若干年歲之思憶雖不必有是事然而何妨作是想譬諸婬人子至飢
寒交迫之際以發奇想我他日顯達置良田造華屋娶嬌妻購美妾製衣服
豐飲食思念及此何嘗不快然自足也者涵秋紀紅珠與己遇合之本旨亦
復類是且涵秋達人其設想既若是安知不作實事觀或可稍殺其思憶姑
香之苦趣耳所以我讀廣陵潮至紅珠歸雲鱗一事斷其爲子虛烏有之談
明似珠射某女士某女士爲近今女界中第一會出風頭者凡交際之地
演說之場悉有其姍姍倩影及光復時某女士亦曾廁身女子北伐隊中誓
以身報國旋又邀某當道之青眼於是鼎鼎大名震諸世人耳鼓間無何冰
山傾倒故我依然回憶往事當亦有今昔之感涵秋書中雖未明言其人然

諸君當可想像得之是以余亦不敢明揭其名致發生交涉讀者幸勿笑余
膽小也。

朱二小姐射某君之妻 朱二小姐面目姣好筆墨甚佳而心地陰險以傾陷其夫之愛妾事雖如願致失身匪人然非吳應丙之次妻涵秋硬拉彼適吳氏大約隨口編派耳二小姐至今仍健在徐娘雖老風韻尚存且賦性淡辣著者苟明載其姓氏必發生無數謬轄故姑隱其名閱者諒之

卜書貞射胡姓婦婦 胡婦婦之夫曾爲山東知府確非陸氏女之姑涵秋作如是云云者蓋亦隨手雜湊耳婦婦富於資財性極淫蕩所謂卜書貞之爲人大相懸殊書中謂彼頗以貞節自勵故意反言之也特其性情豪爽處則似之

繡春射涵秋之妹，人極賢淑而懦適戴氏。其夫碌碌無所長，涵秋以田福恩援其妹丈，未免言之過甚耳。至親翁歲選卿，及其婦雖不免市儈之見抑，亦不致如田煥周氏也。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淵，吾觀涵秋之對於田氏，信然。

秦洛鐘射涵秋之母舅

舅氏高爲廣陵潮書中之配角，故略之。

小翠子射某氏妾，並非吳應丙之妾，乃吾揚某鉅宦之寵姬也。雖爲人陷害而死，然與廣陵潮書中所紀之事，實小同而大異。顧以吾眼光推測之，小翠爲紅珠的影子，紅珠又爲媚香的影子。小翠先嫁晉芳，旋因避亂爲匪人擄去，後卒歸晉芳。紅珠先與雲麟，密切嗣因種種扞格而分離，終則亦爲雲麟所有，而惟此多情之媚香，歧途一別，各自天涯，生既不能形影相依，死又

不克夢魂相見。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悠悠此情烏能自己。乃至極無聊賴時。作一快心之事。謂媚香歸我矣。至志得意。滿時一轉念。但有理想而未成事。實終成遺憾。且安知此時之媚香在閩中不另適他人者。與其使我心頭一塊禁臠。被人染指。不如索性謂其已死之較爲乾淨。所以藉小翠子之慘史。做一段是血是淚。嗚嗚咽咽之文章。發洩心頭幽怨。嗚呼。涵秋真情種哉。醒七射醉六于漸逵。字吉宜。別署醉六居士。金壇諸生。亦與涵秋同譜。其訂交也。以消閒錄唱和詩章爲媒介。于工詩古文詞。有肝胆重然。諾涵秋。嘗謂余曰。閱世數十年。交友極多。而能以性情相見。誠篤相與者。惟醉六與予耳。(指著者)當詩戰激烈時。漢上諸大詩豪羣欲得涵秋。以爲快。惟醉六則力排衆議。願自居於調人地位。衆以其左袒涵秋。責讓倍至。醉六與之辯。

幾至用武。卽此足概其人之生平矣。觀廣陵潮四十八回醒七之一番議論。慷慨淋漓。涵秋非爲醒七立傳。乃爲自家一吐胸中塊壘耳。

賀花仙亦射雲麟。雲麟爲涵秋的影子。賀花仙又爲雲麟的影子。於何見之。卽於妙珠初見雲麟時。疑其爲花仙及靈修。見雲麟時。驚其卽花仙而知之。花仙旣與雲麟同雲麟。又與涵秋同雲麟。旣與涵秋同。則花仙之與涵秋同可知。第花仙誤與匪人爲伍。卽斷送其生命。雲麟潔身自好。終身葆其令名。一則以花仙爲殷鑑。一則況雲麟以自豪。涵秋著廣陵潮。寓意深遠。於此可見一斑。

以上諸人。均爲廣陵畫潮中重要份子。因索隱數十則。與讀者參攷。其餘如胡硯青、沈小雪、周碧芙、饒大雄弟兄、雷先生、嚴大成、龔學禮、畢升、楊古愚、林

大華芮大姑娘諸人爲是書配角中之配角初無索隱之必要卽一一指爲某某要皆爲吾揚人讀者未必與之認識也且因出版在卽姑從闕焉他日或再爲廣陵潮索隱補遺可乎

結論

余爲涵秋立傳上述四編雖不敢謂搜羅無遺然已得其概略矣或者曰涵秋爲余鄉人且與余素有交誼茲以其一生事實筆之於書恐難免阿其所好之嫌其意似謂我媚友姑無論余之生性向不屑媚人也藉曰媚焉然不媚之於生前而獨媚之於死後有是理乎矧吾兩人相處數十年直言規勸有之從未曲意揄揚也不似他人黨同伐異互相標榜卽有作品臭於豬肝者弗顧心之所安爲之大吹特吹以消一般讀者之耳目若而人者則媚生

友也以媚生友之人與媚死友之人較其賢不肖相去胡可以道里計况余本非媚死友乎蓋涵秋固自有可傳者在也惟其可傳吾是以作涵秋一書

賦呈涵秋詞伯

山田飲江

瓊筵醉飽動葵心玉藻英姿俱德欽辛苦十年蠻雪下始從蘭室豁胸襟
議黨權衡鬥筆鋒掀天劙出碧芙蓉調羹兼備扶輪手憐煞雲間陸士龍

贈李涵秋

金熙生

廣陵鐘警揚州夢。無限幽思託寓言。
嬾嬾春風才子筆娟娟。
秋月美人魂。胸中古意兼。今意襟上花。
痕復酒痕君是義山。
身後舌至今。豔體說西嶺。

讀涵秋說部感贈

包袖斧

志本不在小。其如夙願賒。乃以謫諫意。遁入稗官家。屈驅媚。
香草江筆蘇。恨花杜鵑三。月血蜀道夕。陽斜。